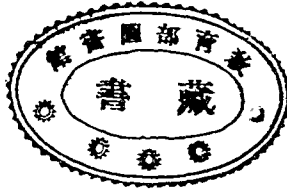






174  
I266  
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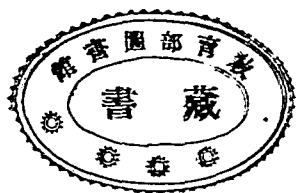


苦  
酒  
集

芳  
草  
著



3 2169 6160 1



苦酒集

芳 艸

## 自序

自從由S地輾轉來到這首善之區以後，大約是因爲看四面的高山看煩了，只好閉起門來寫點什麼。即使我自己也很驚奇，似乎近來特別努力，對於自己的愛好。然而自己是終於不配戴文學家的頭銜，（革命的文學家的帽子，我連望都不敢望，不用說想戴。）寫出的什麼仍然是一些淺薄的片段；有時竟連淺薄的片段也沒有，只是拿着筆亂畫。

說實在話罷，在這個年頭，能夠少說話，甚至於不說話，是最幸運不過的。自己因爲愛開口，不但自己觸過霉頭，而且還連累了一些朋友。就拿「管他呢」說罷，在北方受過凌辱和禁止，在上海呢，又被租界當局認爲淫書，不許發行。（這是一個朋友告訴我的；真實與否，我不知道。）

不幸我的腦內偏只貯存着這樣的思想；就是最近所寫的片段，自己也不敢閉着眼睛說這都是「振興世風，發揚道德」的巍乎其然的作品。

然而我把新舊片段收集起來發表了！自己原想把牠們都放到應去的地方去，（並不是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但唯恐對我失望的人與爲我嘆氣的人從此心平氣和，微笑起來，所以才決定讓牠們偏赤裸裸地躺在他們的眼前，使他們再失望和嘆氣。

至於那些沒有對我失望或嘆氣的讀者自然會覺得乾枯；尤其不願看那幾篇過了時的小雜感吧？但如果他們不妨屈尊一下，退一步想，知道：三一八慘案之後，有一一二二慘案；提倡禮教訓話之後有恢復舊有道德令；整頓學風通電固然沒有拍發，那不過是因爲江蘇大學和藝術學院的風潮還不十分激烈罷了；豈獨他們對中國了解了一大半，而且對我的那些雜感或者說：「也還新鮮呢！」中國的事照例是輪迴地出現。

我自己也覺得自己的生命好像起了徵，釀成的只是苦酒，喝起來不生快感，但這是沒有法子的事。自己當然應該負責喝乾，無論牠是怎樣苦；倘若有特殊嗜好的人，我也不惜斟給他一杯；則這本集子出版，或者也有愛好的吧？

我願把牠貢獻於愛好的或憎惡的之前。

芳艸。一九二八，四，廿五，南京。

# 目 錄

進行曲	一
荒城襟筆	
致相識者	二五
關於「管他呢」	三三
夢吻	四一
紀念張三	四五
瑪麗的日記	五五
憧憬	六一
神的對話	六九



玄武湖去.....	七九
這廢墟.....	八七
這裏的世界.....	九三
骷髏篇及其他	
惡夢.....	一〇九
掙扎.....	一一一
絞聲.....	一一五
尋覓上.....	一一七
尋覓下.....	一二一
被繫着者.....	一二三
佈施什麼.....	一二五
于永容中.....	一二七

銷沉·····	一二九
紅玫瑰的故事·····	一三三
苦笑·····	一四五
創痕的破裂·····	一四九
自寫·····	一五三
骷髏篇·····	一六三
致強梁者和弱小者·····	一九一
給一個可愛的人兒·····	一九九
病中偶得·····	二〇三
雜想·····	二〇七
里夫民族和克里木將軍·····	二一五
前途·····	二一九

關於北京·····	二二五
其他·····	二三一

# 進行曲

.



## 進行曲

——呈獻與少年少女——

強烈的音調起自屋角落：

「屏頭們，哈哈，你們是多末屏頭！趕快認識我罷！哈哈，認識我能！我知道你們之中，有的是自詡聰明，有的是自詡幸運，有的是自認愚蠢，有的是自認晦氣，有的是自以為奴隸，總之，你們都是屏頭，你們是以爲你們已經執着生命，但是，哈哈，你們都是虛耗了一生。你們簡直沒有生存過！這話，你們不相信吧，你們在陽光中去看看你們自己！你們沒有靈魂，沒有肉體，連影子也沒有，只是幾何的線條所組成的輪廓！哈哈，僅僅是一個輪廓，你們這些屏頭們！我要笑，哈，哈，哈……。」



(南)

「然而我是生存過，不，我的的確確生活着。孱頭們，聽罷，哈哈，聽我告訴你們，但請你們不要見怪，我蹂躪過你們的家傳法寶，我應該說你們的精神文明。哈哈，我把牠蹂躪得稀亂！孱頭們，聽呀，聽我的一生！哈哈，你們不要戰慄呀，老實說罷，你們的精神文明不是預備着我蹂躪的麼？你們蹂躪牠的勇氣沒有，連聽的勇氣也沒有。哈哈，可愛的你們這些孱頭們！」

「我是生在那一年呀？我記不得了；我討厭那些數目字。豎起你們的像驢似的耳朵聽着，在我生存的時候，我是生活着。我發現了我是幾何的線條所組成的輪廓，我開始去找尋我的肉體，我的靈魂。我是怎樣渴慕着我的肉體和靈魂呀！哈哈，我便徬徨於找尋中了。你們以為這是愚傻麼，那就因為你們是孱頭們！我知道你們會享樂，但你們也就不能在幾何的線條中充滿血和肉，你們終於是一個輪廓！」

「我離開了我的家鄉！我的家鄉是被稱爲詩人的樂園，但我却厭棄那些青山和綠水，在那些幽寂的地方找不出我的生命來。於是我往大都市去。我在那大都市中的艱難的路上走着，那塵土，那喧囂給我以大的歡欣。然而那裏人也是幾何的線條所組成的輪廓，終日四處浮蕩着，沒有真心的歡笑和悲哀。我願意吃着塵土，聽着喧囂的音樂，走着艱難的路，那正是人間的眞像。哈哈，那正是人間的眞像！」

「我偏要擠進人間去，我懶得問他們答不答應我。擠，往裏擠，哈哈，好像擠在豬羊的羣中。他們讓我隨意橫衝直撞，衝撞得他們都在亂泥裏打滾。哈哈，滾得那樣好看，但他們不做聲不出氣地忍受着，他們盼望上帝來拯救他們；你們都知道上帝是不拯救豬羊的。哈哈，上帝欺騙怕硬，比豬羊更要厲害！他們含着兩泡熱淚彼此往各處去訴苦，也彼此觀賞熱淚以爲享樂。哈哈，這夠多末滑稽呀！我得不到反抗！」



「我是很窮，可惜我並沒有窮相。我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個要求充滿血和肉的心。那一天呀？總有這末一天，我赴一個闊人——或者謂之名流——的宴會。這無須乎我來說，你們就可以猜想得到的，到會的人都是闊人或名流。比主人差些的闊人或名流，自然是差些的闊人或名流；諂媚主人，比主人高些的闊人或名流，又自然是主人去諂媚他們。我呢，哈哈，我幸而是個不闊人，也不名流。但我也就好像並不存在於他們的羣中。他們不認我是他們的同類，因為我不胖得在地上打滾，不搖擺得吱吱亂叫。我橫衝直撞，得不到反抗，我是被擠出他們的羣中了。」

「哈哈，我再去擠，聽着，往不闊人，不名流中去。我帶着餓的身體來到一個雪地上。這風雪侵入我的身體，使我快意，偏有前面一堆窮人圍着烤火，那些屏頭們！這取暖的火將消滅風雪，將使我不快意。我應該踏熄牠！我這樣做了，當我踏在火柴上，他們都驚惶地望着我，沒有一個

敢來推我。火滅了，他們四散走開，到破屋中去躲避風雪，遺留我一個人  
在雪地上。但這很使我憤怒，他們也不認我為同類，是閩人名流了。我  
仍然被擠出他們的羣中了，我仍然得不到反抗！

「我得不到一切的反抗，哈哈，還留我一個人看着豬羊在亂泥裏打  
滾；滾得像泥蛋，還要滾，哈哈，滾，滾，滾……我得不到反抗！」

「然而我是真窮，有幾天都沒有吃飯了！我簡直不如狗，聽呀，我  
簡直不如狗。我羨慕狗，狗不會像幾何的線條所組成的輪廓互相排擠。閩  
氣的有好的吃，不閩氣的也可以不用錢能夠飽肚子，不會帶着餓的身體亂  
跑。我從閩人的門口經過，看見閩氣的狗在吃牛肉。這香美的牛肉啊，我  
這樣反覆叫着無數次。總之，我是想當狗，過狗的生活，况且狗還不是個  
輪廓！狗的血肉充滿了的身軀，我也愛。」

「我覺着我的身體輕得像燕子；飄飄於喧囂和塵土中。我實在飄得不

耐煩了，便貼在一家銀行的牆上。一些輪廓從銅的大門中穿出擁進，帶着一種卑鄙的高傲的氣概。我知道我是太傻了，那裏面不盡是可以換得食品的物品麼？牠們是給人預備的，聽呀，那些是給人預備的。起了這個念頭之後，我立刻坐在酒館中了。我儘量地吃，吃得我在喧囂和塵土中不再飄起。於是我斃然睡去。每天我就這樣過着我的生活！

「孱頭們，你們以為我是犯了罪吧？爲什麼我不應當犯罪呢？我不能讓我的餓得像燕子一般輕的身軀到處亂飄！聽呀，哈哈，犯罪是好的，正當的行爲。這句話是你們這些孱頭所不了解的。我看見過許多孱頭們閉着眼睛叫：『我是爲世界呀，我抱持無我主義呀！』自己先就不存在，我不知道他拿什麼去爲世界，去無我。哈哈，這是他們的護身符，他們以這樣好聽的名詞去掩蓋自己的懦弱，孱頭終於是孱頭！

「我從孱頭們那裏收來很多敬畏；我知道他們敬畏我的原因。悶氣的

怕我去偷他們，不關氣的想從我這裏得些施與。哈哈，我都回絕他們了。我不要那些禮貌，我寧可收受他們的憎恨。於是我毫不躊躇地浪費着給人預備着的錢，我用不着躊躇。給人預備着的錢，我爲什麼不能用？哈哈！

「一個暴風雨的午夜，我正蹲在一個「未亡人」——這是你們辱頭所加給死了丈夫的妻子的名詞——的窗下。這應當是很寒冷，但我並不寒冷，我的想充滿血和肉的心是熱得像火山要爆發。我在風雨中發笑，的確，我是發笑；哈哈，因爲這風雨可以浸濕我的心，不致立刻就爆發起來。我喜歡能夠浸濕我的心的什麼；如果那是愛人的淚，我將更要喜歡，雖然我看不起淚的贈與。房裏的燈光亮了，這很使我驚訝。我倒不在乎我的生意因爲這一來就不會成功，因爲覺得這種行爲在你們辱頭們看來，是不適於「未亡人」的。你們辱頭們的禁條特別多！

「我想着這箇裏……」

「哈哈，這是一個什麼景像呀，聽，我告訴你們這些屏頭們！在綠色的牆壁包圍中，燈光發射緋紅的光，這些光投在牆壁上，反射到她的身上，她簡直像個大理石像。她竟是裸露地立着，在鏡前。她的顫動的肉波，比微風中的楊柳還要旖旎。那最豐滿的所在，那兩個對峙着的小山峯，那個渾圓而纖細的腰，那晶瑩的腳板，那臍下的黑毛，……：啊，這豈竟然合攏在一處了。我的心簡直就要立刻爆發，雖然有風雨的浸濕。我不能讓我的心不爆發，屏頭們！

「她的心也在燃燒，我相信。這燃燒的火焰直衝上她的臉，紅得有如蘋果，失神的眼閃着渴望擁抱的光輝，可愛的小嘴中吐出悶氣，我知道這就是火焰的煙。煙霧瀰漫於房中，她在煙霧裏浮沉。這無生命的輪廓正需要擁抱，吸進新的生命液汁。我幾乎站立不住，我覺得我的週身的血猛

烈地流行，熱得我的心終於爆發了，立刻就出現在她的眼前。

「她驚惶，蛇似的鑽到帳中去，但遺下一股迷人的香氣給我。我又撲上前去，聽着，我要擁抱她，她却又躲開。於是我知道她是個更虛偽的輪廓。哈哈，她寧可忍耐心的燃燒，寧可忍耐煙霧的閉塞，寧可不要新的生命液汁。但她還戰慄地顫聲說：

「『請饒恕我，什麼都可以隨你拿，除了我的身體！』」

「『你不是需要擁抱麼？』我不願答應她，姑且這樣反詰。

「『不，讓我忍耐罷，我還要別的。』她懇求我。

「『別的？名譽？物質？道德？你這孱頭！』哈哈，我笑了。

「我笑得那樣熱烈，使她發抖。她蜷伏在床角落裏，刺蝟似的。她分明是想把她自己隱藏到無底的黑暗中去，但玫瑰色的肉波顫動，擴張以至佔領這空屋。一枝圓滑而白皙的大腿忽然掉到床外，暗示我她的全體是

怎樣香膩。然而我的爆發的心是已經平熄下去了。我知道這圓滑而白皙的大腿也就是枯瘦而黑黝的，她竟拒絕了新的生命液汁。哈哈，愚的人，搖擺着她們的輪廓經過她的一生！

「『不饒恕我罷，我不需要新的生命液汁！』」她的聲音像鬼的呻吟。

「哈哈，我大笑，我玩賞輪廓的顫動。她猛然歇斯得里地呼救，然而窗外的風雨是更其洶湧。她的尖銳的呼聲穿出窗外去，立刻消滅在洶湧裏，顯然這世界上就賸下我同她。但她仍用出人力以上的力擴張尖銳的呼聲，我却聽見另外的一種無聲的言語：

「『你應該完成你的使命，這是你的責任，她是死了的輪廓！』」

「死了的輪廓，我想。哈哈，我毫不躊躇地，聽着，我是毫不躊躇地站起來，提起那圓滑而白皙的，也就是枯瘦而黑黝的大腿向外一拉，像拉一匹創過了的死豬，這地上便多了顫動的一團。我將她一手就結果了，

屏頭們，我只輕輕地一刀扎在腰上，這輪廓就消散了。在她的心內燃燒着的火焰由着冒血的刀眼內衝出，燃燒這屋中久已悶沉的空氣，空氣覺得十分快樂。慘白的尸體僵臥在血泊中，緋紅的燈光投到綠色的牆壁上，反射到她的身體，她仍然像個大理石像，像一個染了灰塵的大理石像。然而這倒是她的本來的面目，她只是個死屍，她並未曾活着。哈哈，這世界上是多的輪廓。

「我委棄了慘白而不充實的尸體，離開在綠色的牆壁上跳舞的緋紅的燈光。」

「清早起來，我走在飛揚着塵土和喧囂，撞擠着，奔忙着輪廓的艱難的路上，才記起前夜我演了一幕滑稽劇。哈哈，我笑我自己，我竟這樣蠢，這些並不存生的輪廓那有什麼本相可現！我來到堅立在路口的早報的牌子前面，那裏聚集着一堆輪廓。那些屏頭們張大驚惶的眼，瞪着昨夜寐



婦因姦不允被殺的新聞上，在搖動。無聊的嘆聲裏，那些恐懼的分子，彷彿我的刀光在他們的背後閃爍。

「這是她自己惹的，她不該打扮那樣妖冶，然而她是可敬的，因為她並不願意失掉她的節操；但究竟是被姦了吧，可惜不能立牌坊！」一個鬍子這樣惋惜。

「爲什麼不能？在強暴之下，她都不允呀！」唯心論者這樣反駁。

「如果她能打破舊的因襲道德，她不至遇到這種事！」一個青年發揮他的哲理，但他的哲理深得連他自己也不大明白。

「呀！」青灰色而油膩的女人臉仰起來，戰慄地叫：「這可詛咒的強盜是這樣殘忍呀！」

「嘻嘻」另外幾個無話可說的人輕巧地說：「殺人了，殺人了！」

「哈哈，我在他們的背後狂笑，笑得他們都回過頭來，緊綳綳的臉上

現出驚疑的神色。我的狂笑似乎是一陣暴風將這些輪廓都吹跑了。

「我於是再向前走。」

「一種微弱的音樂聲刺激我的神經，我知道闊人名流又在那裏享樂了。但我的心却更其平靜，走進那個遊藝會去。這是專預備給闊人名流的，自然是要門票，哈哈，門票；闊人名流是錢築成的。在我前面上樓的是一個胖的輪廓，在我後面走的是一個瘦的輪廓，我夾在這一胖一瘦的輪廓間來到樓上。戲台上奏着專預備闊人名流享樂的音樂。」

「闊人名流們凸起他們的肚子，堆在椅子上；在整齊衣服上沒有纖塵；黃黃的臉上泛出吃肉過多的微紅來；悠閒地用手拍着膝頭，彷彿自己佔領了全世界似的。哈哈，還有裹得死緊的身軀，慘白的臉，烏黑而油滑的頭髮，殷勤浮蕩地假笑的女人。這些也就是闊人名流享樂的工具。女人擠在她們的主人的身傍，用她們的肉去買得主人的歡欣，但不見得像她們

的主人那樣悠閒，顫動得可惡！哈哈，這會中是充滿了悠閒的態度與浮蕩的假笑，使我的眼睛冒出火星來！

「台上的音樂是快樂得跳舞，演戲的女人歇斯得里地痙攣。哈哈，他們是想把這些來掩蓋一切的醜惡。他們在別人的血和肉所做成的筵席上是想不到這血和肉被取來時的心情，只知道整塊的吞，整口的喝。哈哈，吞喝的只管吞喝，貢獻的只管貢獻。貢獻了的在一旁去嘆氣，吞喝飽了的却去享樂。這些孱頭們！

「聽着，孱頭們，我掏出勃郎寧了，向着凸着的肚子和慘白的臉放。哈哈，應着我的鎗聲是野豬似的號叫，這遊藝會立刻變為野豬的社會。整齊的衣服撕了裂口，烏黑的頭髮都凌亂了，哈哈，我孤立着觀賞這混亂的喜劇。穿黑衣服，扛着鎗，維持他們的地位的東西們滾進來了，向着我瞄準他們的鎗，然而我儘量地向他們射擊。我看見招着出去的一個輪廓，

肚子上流着紅的液汁，像一個被殺而還未斷氣的豬。

「哈哈，我却從屋頂上走了，然而那些東西來追逐我。」

「我來到一個貧病院。這院子是吃着別人的血和肉的閩人名流們修造的，我站在牆頭上。院中是寒冷與死寂。一些乾枯的輪廓，用他們的粗黑而無力的手，在那裏拼命地堅忍地做，做，做，把自己的血和肉去貢獻閩人名流們。他們唯恐他們以血和肉所造的筵席不豐盛，吃的滿意。做，做，哈哈，拼命地做，堅忍地做，他們不想佔領全世界，連他們自己也不想佔領，他們這些孱頭們！他們的哀吟，他們的訴苦，他們的眼淚都是閩人名流的享樂，然而他們還是慚愧自己用血和肉做的筵席不豐盛。」

「聽着，孱頭們，我又開鎗了，向着那些用血和肉爲他人做筵席的輪廓們！於是又有號叫，但不像野豬，因爲他們的筋力都做了筵席了。哈哈，我站在牆頭上笑，仍然孤立着觀賞這混亂的喜劇。那些維持閩人名流

的東西們又都追逐來，四圍包着我，向我舉起他們的可憐的鎗口。哈哈，我狂笑，笑得他們都喪失了放彈的勇氣。我拋了我的鎗，我儘量地笑。

「現在我站在矮的法官前面，說句尊敬他的話，哈哈，他像一匹貓。

他的兩撇鬚鬚左右支着，表示他是善於拿老鼠的，爲他的主人們保持着安靜。我知道他是忠於他的職務，因爲他想吃他的主人賞給他的魚屑。我毫無畏懼地狂笑，我要看這專爲主人保持着安靜的貓怎樣處分人，哈哈，哈哈。

「『你爲什麼擾亂次序，你說！』他現出拿着老鼠時候的貓相問我。

「我只有哈哈地狂笑！

「『你爲什麼行兇，這是犯罪的行爲，你知道！』他又問。

「然而我仍然只有狂笑。

「『你大概是一個神經病吧？』他的眼中射出驚疑的藍光。

「『尊敬的忠於職務的貓先生，你聽着，如果你要聽，但我恐怕你不能明白！』我忍着笑，搖了一搖頭，回答他。

「『我並不是貓，……』他十分肯定地說。

『哈哈，你自己去想去。』——在許多年以前，聽着，我也是個老鼠，正是你所要拿的。但……』

「『你應該說你為什麼行兇，為什麼擾亂次序，你應該說這些！』他忽然截斷我的話。

「『但是我忽然發現我竟是個幾何的線條所組成的輪廓，沒有靈魂，沒有肉體，連影子都沒有，我想把我的虛空的輪廓充實起來，所以來到這黑暗的大都市，然而大都市裏盡是輪廓，你也在內。我橫衝直撞，想充滿血和肉。……』」

「『你應該說……』」

「我曾經窮過，簡直不如狗，但我還想擠進所謂人間去，結果總被擠出來，然而我却覺得血和肉漸漸地充實起來，我已經是人之子了。聽着，站在你面前的正是一個人之子。我的心中便發生憎的根苗。」

「你只要說明你何以……」哈哈，他還不耐煩。

「這憎是你們所怕的，牠的成因就是我明白了你們所以變為輪廓的道理。就是你所視為老鼠的一羣，他們用他們的粗黑的手，乾枯的筋力和他們的血和肉去謹慎地做貢獻於你的主人們的筵席。他們唯恐他們的筵席做得不豐盛，你的主人們吃得不權欣。有時，他們也覺得這是悲慘的，但是還照舊忍耐做，以至他們僅僅贖下一個虛空的輪廓，還要繼之以他們的兒孫的血和肉。」

「我只問你何以要……」

「你的主人們的確不滿意他們的血和肉的筵席，他們是總想吃更豐盛

的。他們卑鄙地吃，無厭地吃，吃得他們自己也變為輪廓。但他們恐怕他們之間有爭執，便立一個共守的規則，雖然不妨暗地裏去搶別人的來。他們對於無論什麼都有規則，在他們死後自己的東西變為遺產，自己的老婆就是「未亡人」。他們又怕他們吃得不安穩，便用得你這貓了。

「『你應該……』」

「『你們這些孱頭們！哈哈！』」

「『你還是說明你為什麼要……』」

「『聽着，我正是人之子！』」

「『他是瘋子！』哈哈，這孱頭貓徵求那些老鼠們的答案。

「『他是瘋子！』這些老鼠諂媚地回答。

「哈哈，聽着，孱頭們，這不過是因為我揭穿了他們的秘密了。

「當我坐在敞車上的時候，我的用盡了生命力的身心都平靜得像一座



山。做血和肉的筵席的輪廓們是忙於做筵席，吃血和肉的筵席的輪廓們是忙於吃筵席；但也有的暫時拋了做或吃來追隨我的敵軍，想從我取得快樂或悲哀。然而我什麼都不給他們，使他們一個個失意地爬回去。我沒有流一點血。他們是這樣對付人之子的。

「聽着，你們這些孱頭們，我是生存過的，不，我的的確確生活着。

而你們終於只是幾何的線條所組成的輪廓，你們這些孱頭們！

「哈哈，你們這些孱頭們……………」

一九二八，四，十八，南京

# 荒城襍筆



## 致相識者

相識者們：

有誰還願知道我的消息的麼？我將告訴你們許多事。

你們或者以為我有了旅愁吧？過了八年的漂泊生活的我是感覺不到那些的。寂寞是有的，這裏簡直像廢墟一樣；然而我已經忍耐了一個多月了。我沒有象牙之塔，所以無法過幽居者的生活，況且我也過不慣。走向十字街頭吧，而十字街頭徘徊的盡是些人的影子，沒有真的人。雖是寂寞，然而也只有忍耐。忍耐到不能忍耐下去的時候，再說罷！

我是個生命力的浪費者，這是你們早已知道了的。以前，我曾經熱烈地戀愛過，勇猛地求知過，刻苦地與生活奮鬥過；在這廢墟中似乎用不着

這些了。但是，我仍然有我的浪費生命力的方法。這方法就是懶和病。

我懶得比春蠶還要懶，在床上連身都不願意翻，而且一睡總要到一個對時，有時更要超過。這四個月的游惰的生活，倘若沒有時季的變換，在我是不能覺得的。與懶相連的當然是病。到昨天止，我已經病了五場：四場有了根的胃病，和一場眼病。沒有愛人的人也是不應該生病的；但我並不可惜我的生命力這樣地浪費掉，因為我要抵抗寂寞的襲來。

這裏的桃花都開了，這自然是春已來到人間的景像，但是你們閉眼想想，在一片莽莽的荒原上有幾朵紅花抖擻着，豈不更見悲慘麼？前幾年心境不同的我是早該作出傷春的文字了，然而現在我却無那種閒情逸致。春光不是我的，我也無須乎春光，我是常常思索着，思索我的過去，思索我的現在，更思索我的將來。歡欣或痛苦，我都不願管；我必得尋出一條應該走的路來。有時我竟覺得面前的路太多了，又不知道是走那條路好。只

要還有生命力，不論多少，我是準備浪費掉的。

你們之中當然有的是江南的人，在你們的心中當然是有江南的美夢。正與你們一樣，我又做起P地的夢了。然而在P地的時候，我是十分厭恨牠的；我不願看那古老的皇城，吹那含滿塵土的大風，接觸那奴氣甚深的民衆，尤其是那些連野獸都不如的警探。說到警探，我該笑了；在他們的環伺中，我仍然毫無隱藏地在他們的眼前來往。我上了車站，他們竟坦然的讓我離開那裏南來了。他們那些瞎了眼的孱頭們！

我是就這樣沒有戀棧地離開P地的。

海上的生活，這次南來，我才經驗到。雖只短短的五日海程，我却覺得很厭倦。那樣死沉沉碧得可怕的海水終日環繞四周圍，未免太單調了。你們該問那美麗的浪花怎樣？浪花是有的，美麗也可以承認，然而一片盡是浪花，仍然是單調。篷艙的搭客到是不少，各人都懶懶無生氣地瞻望着

海，我也只有瞻望着。我能夠看見隨波出沒的漁舟，漁夫以他們的生命去與海搏鬥，他們真是可贊美的勇猛者。

海燕一雙隨着船飛，少女在船尾上彈大正琴，我無聊地瞻望着碧得可怕的海水，這樣往S地進行着。在第三日夕陽時候，我忽然發現，我已經來到一個異樣的國度裏，因為船上已懸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了。這國度的情形，當時我是一點都不瞭然，雖然零碎地得到關於牠的消息。但那個五色旗的國度裏的事實，好像一個掛圖似的懸在我的眼前。在那裏，許多青年的血流在「法場」——十分瘠瘠的地——上，灌溉不出花，也不生出草，立刻無影無跡了。報酬是每人佔有一個薄薄的白木棺；但我恐怕他們不需要這個，然而血的代價竟只能值這些，當然無話可說。自然也有非青年的在流血，所得報酬，並不二樣，正無須乎爭執誰的血量之多寡，丈夫誰的血流最純粹。「法場」在曠氣，因為他毫無需要這些血來灌溉牠。大

家每日清晨抑揚地從「法場」前經過，忘記了有人曾經在那裏流過血。這些事，在中國，是不能算爲空前的，這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況革命乎？但其時我快要來在這個新的國度裏，餘怖是有的，究竟敵不過怡悅，因爲新的國度在我的腦內只是一個夢，這在我看着被海風吹得飄搖的那面旗幟的眼內可以察得出來。

經過S地，又須五日的水程，才到達我的故鄉。

你們或者又以爲我是因爲倦厭了旅途而歸去麼？其實，我是去還債的。自從一九二五年三月以後，故鄉在我的心中已變爲與任何地帶一樣，不能引起我的戀棧之念的。然而我却負有故鄉的債；那債是履踐答應五君兩年見面的誓約，和看看父母的墓前的白楊長高了幾許。

在我久別故鄉的眼內看來，故鄉的改變並不劇烈，遠不似我的夢中的



想像。但究竟是流過多量青年的血的地方，所以蘊藏着新的根芽，這根芽應該是新時代的開始。於是，我懷着夢想姑且住下去。

消逝了我的童年的江岸，我是每天忽忽地來往；童年的生活，簡直無從去追尋。住了十六年的故居，我也曾去拜訪過一次，彼此都模糊不相識；至於我與K君一同所到的足跡，我實在不願重去，因為她已是C君的得意夫人了。滿街是匆忙地各修勝業的人們，只是沒有K君。然而我真是回來了，回來履踐那兩年見面的誓約，但終于人兒不見。

還了一債，仍然負另外一種債，可是我又無戀棧地離開故鄉了。離去罷，快上新的旅途罷，我這樣催促我自己。不知何處是止境的旅途，雖是寂寞，荒涼，或者尋得出薔薇，荆棘總該是有把握尋到的吧？因為我不但還要活着，也還要浪費掉所有的生命力的緣故。我便重復來到S地。

我與S地是陌生得很，但我頗愛牠。牠是全國最大的都市，充滿了嘈

雜，也充滿了罪惡；我和廚川百村一樣，是喜歡觀看人生的缺陷的。人羣擠住了街頭，街頭便浮現出各式各樣的歡欣與悲苦。我在各式各樣的歡欣與悲苦中尋出很深的興趣來。這深的興趣使我自己覺得實在是還活在人間。因此，我就常常無目的地在街頭徘徊，往人羣裏擠，我並不問他們是否願意我擠進去。

我終究是個陌生的人；自己的心情終究只有自己知道。如果有誰在下午到嘈雜的大馬路去，看見一個蹣跚獨行者，像有目的，又像無目的尋覓着，他大概就是我了。我是這樣地過着那艱難的生活。

似乎又有一種力壓迫我，我便來到這裏了。這裏的街頭不嘈雜，也沒有什麼不可測的罪惡，然而也就缺乏堅苦的生命力跳動，似乎是一個太平盛世樣子。怯弱者都可以到這裏來安身立命了。但爲這裏着想，只需要得更勇猛者。否則，這個廢墟上就不會生出花來，還要勤勤地開墾與耕種。

於是我才耐忍下去，想看見有許多更勇猛者來開始動手做他們的工作；假若我還有若干生命力的話，我也願意盡量地使用出來。

我不是告訴過你們麼，我是在尋覓薔薇——荆棘也可以——的，在我的路上，所以我不得不耐忍下去，耐忍下去罷！

祝福你們！

一九二八，三，十。南京。

## 關於「管他呢」

聽說「管他呢」要出版了，自己很高興，其原因是很簡單的，無非因為牠是我自己作的而已。

這本小冊子的出版，會給予讀者一種損失吧；對於現代的文壇——假設中國真有文壇這個特別地帶——當然又是一種污辱了；那我都不管。我自己還相信是在說真話，這一點未嘗不可以值得讀者看一看；至於對什麼文壇有所污辱，就只好任其污辱罷；幸而我並不盼望爬上那文壇，倒也無須乎憂慮有摔下來的危險。

以上都是廢話，我要說的是這本小冊子的產生的經過，及其遇着的一些災難。

已經遠在兩年前，我正在北京任心聲晚報編輯的時候，因爲一篇閒話的文字竟使畜生類的大人先生們懷恨了，於是報社被封，經理被警察廳拘去，並且因此坐了半個月的看守所，罪名是妨害治安。我真想不到我的話居然還有這大的力量，於治安都有妨害；老實說，我有點疑心警察應是我替我吹牛。

一場暴風雨過去之後，世界就好像立刻太平了，心聲晚報仍然照常出版，而我也仍然照常任編輯，但這倒很使我爲難。連閒話都不能隨便說，說出來便會妨害治安，這人間窄隘得也真可以了。又不能拿錢不做事，那末，說什麼呢？想來想去，終歸落到作小說的念頭上，於是就每天寫個四五百字。

看見了北新老板替我登的廣告，我很感到臉熱熱地要流汗；我何嘗有那末大的野心去矚着中國人的人生觀呢？其實，我自己本也就莫名其妙，

何以當初要起這個「管他呢」的名目，何以偏要這末寫；老實說罷，不過因為閒話已在禁止之列，每天不得不寫點東西來搪塞職務，混口飯吃，以免發做候補的餓李罷了。

當初是很順利地進行，每天寫四五百字。

一月以後，世界又漸漸地有些不太平起來了，那時是已經在主人公老B逛了北海之後，戀上密斯A之前。幾位不大見面的素稱循規蹈矩的同學殷殷勸勤地從東城跑到西城找我去，抱着誠心勸我不要太缺德，作一點像樣子的文字。他們的理由倒也十分堂皇，缺多了德是要損陽壽的。這種為朋友的誠心是真該感謝的罷，但我終苦於沒有別的話可說，對不起，不能採納忠言。老朋友們大概以為我是不可救藥，只好飲恨而去。他們對我的誠心畢竟過於熱烈，不久就有暗箭放出。

我或者真個是所謂危險物，否則，便是走了「華蓋運」，許多正人君

子和老成少年們不惜筆墨，寫給我許多信，信內無非是罵我爲「下流」，「流氓」，「混賬」等等；最令我担当不起的就是污蔑了別的人格。這些信真是光怪陸離，洋洋大觀，可惜我不知保存，都散佚了；如果保存起來開一個展覽會，倒也別緻得很。最大的用處可以證明那些嚷着「世道淪亡，人心不古」的人都是過事憂慮，免得他們搖頭嘆氣，中國人的心的確是很古的，連一篇不入眼的小說，都會這樣熱心地反對？

從主人公老B要自殺以後，我的身價更有些不如從前了，彷彿我的確是「下流」，「污蔑人格」了。女同學們都對我鄙視起來，似乎我若請她們吃飯，她們都不屑吃，大有要與我割席之勢，然而我們同坐的是木板凳，這或者是她們終於沒有割的原因罷。但因為我既不能向上流做去，也不能不污蔑別的人格，我的文字實在不能將我的身價抬起，以符她們的期望，這真是歉然得很。

至於那些與我同流合污的朋友們呢，常常對我提出許多難以解答的問題，如「老B是不是你自己？」「密斯A是誰？」等類。起先我還老實說：「我也不知道。」後來就連這句輕巧的話也懶得說，隨他們去猜去，其時已在老B南下以後了。

於是報社再被封，經理再被拘半個月，不幸報紙還是再出版，更不幸我還是再任編輯；好容易在這閉散的半月中，身價漸有恢復的希望；於今又要重復低落了，這真是不可救藥。

我究竟沒有神的力量，無法使老B往所謂好的道路上去，在旅館裏，他要偷看別人的性交；在船上，想摸腫在身旁的女人的屁股。越來越下流，他之爲這正人君子的世間所排斥，原也是活該，倒不必我們來嘆氣。如是者半月多吧，關心世道人心的警察總監大概也看不下了，一紙傳票便來照顧我，自作自受，推諉不得，進去看看罷。



由大門而二門，由二門而報紙檢閱室，一個面團團像泥巴做的同胞坐在屋的當中。我疑心他的神經有點麻木，他竟不知道我走到他面前，正像死鮎魚似的張着嘴看一件東西。這樣直至捲煙頭要燒着他的指頭時，他才抬起頭來望着我，問：

「你們爲什麼老是不安分，連這種『有傷風化』的小說也登在報紙上？大元帥向來主張維持舊禮教的；現在政治上不軌道，就因爲禮教衰落的緣故。照警律說，你們這回又犯了褻瀆罪，該處罰的。或者你們也許不知道，下次不行……」

我想，這又須閑散半月了，誰知他於「不行」聲中，拿起第二次煙捲來了，低下頭，張着嘴，仍然像個死鮎魚，再看那件東西；旁邊立刻閃出一位穿黃色警服的同胞，不容我說話，硬帶我出去了。我當時是怎樣想，臉上是一怎樣表情，都不知道，覺得自己到了一個異樣的時代；出了警廳的大

門，向着青天吁了一口長氣：「這是個什麼世界呀？」

我也不喪氣，也不憤憤，不過這種心情是有的：寧可政治永遠不上軌道，還是不維持舊禮教的好罷。好在老B到那時，早已把生命力耗盡了，作不出比摸女人的屁股更下流的事，正人君子，以及維持禮教的什麼大元帥正可高枕而眠了。

我的確是下流，但並不到極點，最大的證明就是老B已經到了「管不得」的時期了，而我偏要他在瘋人院中喊出「不能不管」的呼聲。在他們，或者以爲這是有希望，在我，則頗覺惋惜；爲什麼我竟不能向更下流走去？

中國已經走入廿世紀了麼，即使作一篇這樣毫無藝術氣味的小說，也還要經過這許多災難。「管他呢」就在這許多災難裏產生了。

一九二八，一，十九日，南京。



## 夢 吻

我來到這革過命的首都，已經兩星期多了，竟空虛得像一尊張着嘴，眯着眼的盜羅漢一樣。

在革過命的首都中，儘有菜園躺在荒涼裏呻吟，破屋圍在殘敗中嘆氣；牆上的各式各樣的標語，有的是創痕遍體，幾無完膚，有的是堂堂地，高傲地的又滿足地貼在牆上；其他一切照舊，很太平。

革過了命的是好的，即使不好，也是好的，所以很太平。

屋外是崎嶇的碎石所舖的魚鱗似的路，自從踏破了一雙皮鞋之後，就不大敢再出去；屋內則四面皆是鐵壁，將我擠得緊緊地連喘氣都不能。窗外罷，倒是有一個四方形的天，但不見得就有趣；所有的變幻就是下雨，

陰天，出太陽，如是而已。黃昏後，紅得像烟頭光似的電燈閃閃地發抖；電燈滅後，則是漆黑的夜。一切都有秩序，很太平。

有秩序，很太平，固是不假了，然而寂寞，遺留在腦角裏的一月以前所做的一個夢也就常常明顯地浮現出：

一個圓圓的靜穆的張着眼的女人臉緊緊地偎在我的額下。我不認識那是誰的臉，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臉向上移動；她的嘴唇漸漸與我的相接觸；許久，直至她的眼閉上，只留下圓形和靜穆；立刻就模糊，消失；我也模糊，消失在她的模糊和消失中。

我終究是街之子罷，站在十字街頭，聽見鬧嚷的人聲才覺得出生之存在來，而這裏所有的偏是些有秩序，很太平。

在有秩序，很太平中，我却沒有這樣的夢。

荒涼的菜園，殘敗的破屋，和各式各樣的標語，以至於畸軀的魚鱗似

的碎石路，六面的鐵壁，四方形的天，還有烟頭光似的電燈，漆黑的夜，然而缺少這樣的夢。

有秩序，……很太平……。

然而缺少這樣的夢。

一九二八，一，廿五日，南京。



## 紀念張三

張三是已經革命了，正如他所盼望的。我將永無再遇着他的機遇，在他以爲非革命不可的這世間。

他和任何逝者一樣，遺留下許多足跡在這世間中；確實說，只遺留下在他的妻的，親族的，或幾個朋友的心中。然而足跡敵不住時間刷洗，不久就變淡，以至於消失，於是他與這世間便完全無關了。

我和他的相識是遠在六年前，我們同在P大學上課的時候。他沒有什麼特別使人注意的力，但他若經過你的眼前，你却不會不望他一望，因爲他的高胖的身材，圓圓的臉，走起路來不大靈便的步伐。他的臉上常浮現着不大現形的微笑，好像他並不懂得什麼是苦惱。「張三哥真是福氣！」



相識者這樣稱讚着，他自己也以爲是如此；

他溫和得像一個處女，但也就懦弱得有如上帝的羔羊，然而便容易得人的親近。以他那樣的身軀和那大的力量，似乎可以做一個強者，他却反而受人的欺侮；他沒有打過架，也沒有罵過人。

睡神和他結了不解緣，不但無事時要睡，就是在講堂上，也是打盹的時候居多。他喜歡逛廟會，站在骨董舊貨攤子前面，常常消磨去不少的時分，但他買回來的舊貨並不多；倘若帶回一張破畫片，或是一個破罐子，簡直像小孩得着糖果一樣，不忍放手了。

是那一年的春假，我記不得了，我們旅行南口去。由南口到明陵來回七十里騎驢的路程，惟獨胖張三不疲倦。他騎驢的技術特別高，然而驢子却偏與他爲難，失了四五次前蹄，他無一回不是直挺挺地穩穩地站在地，這不但使我傾倒，趕驢的也不勝佩服之至。

然後再到青龍橋去，長城上是滑而且陡的磚道，只有他走得格外輕鬆，不費一點氣力似的；牽扶C君的責任自然由他擔負，也只有他能擔負得起。無垠的塞外的荒漠躺在我們的眼底，他忽然激昂地說：

「好一片戰場，不知死了多少戰士！」

他的激昂像暴風雨，使我們不能測度，向他望着；這是第一次他有這種出乎意料的態度。大家沉默，我這樣想：他的福氣恐怕有些難保，如果要是這樣激昂下去。

他的抑鬱開始洩露，我很爲他的福氣擔心。然而他不承認他有抑鬱，他曾經這樣向我辯解過：

「大K是太好了，我愛她是不錯，但我並不想與他結婚，因爲我是已經結過婚的人，我的兒子也快進中學了。不想結婚，還有什麼抑鬱呢？你想想！」

「誰相信，不過有她的妹妹小五作梗，當然只有不望結婚。」

我的回答幾乎像刺一般刺他的心，立刻使他睡倒床上，滿含抑鬱的兩眼釘着門外的鳥籠子，我覺得歉然；他假裝出微笑，但十分悽慘。從這次以後，我就只好對他說些「她愛你」或「她對你好」之類的話，以增加他的夢境中的美麗。現在我想起這種舉動，彷彿有一塊鉛墜住我的心。

不久，我離開P大學南下了，因為我也有我的夢，我也有我的追尋。

我們不相聞問者半年；在這半年中，我不知道他是否抑鬱，也不知道他的抑鬱是否進展，因為我也正在抑鬱中。及至我再遇着他時，他却要出家做和尚去。

他的眼中開始閃爍着枯澀的光輝，床頭上有一本心經，手裏有一串念珠，但並不念經，只是伴經而睡。然而那枯澀的光輝由眼中射出證明他是在做夢。

我問過他要做和尚的原因，他不願答我，只說：「看穿了。」他竭力想把他自己拉出人間，結果是入世的心更深，在矛盾之間掙扎着。

「張三的隱藏着的愛，」C君告訴我：「被大K隱藏地拒絕了。」我才明白他所說的「看穿了。」愛情竟成了私貨，使他們不敢有公開的勇氣就是他已有了妻。據說，有了妻是不應該再愛人的，也無被愛的資格，所以必須隱藏着愛，一切隱藏着往前進，自然隱藏着而死亡，於是乎只有「看穿了，」不會有私奔，也不會同逃，不痛不癢地連續着。

老實說，張三沒有看穿，看穿的是他自己和她都不敢互相公開隱藏着的愛，不然，在秋夜中，他不至於跑到月光所轄的十剎海，去投水。然而不痛不癢地連續着的什麼救了他的生命，僅止於救了他的生命。

他覺着生命之外，似乎還有所缺乏；不久茶室的門口發現了他的足跡，他大概是想補足他所缺乏的吧？

茶室的姑娘多得很，中了他的意的只有採花，可是他自己不明白他何以看她中意，當然無從斷定採花能否補足他所缺乏的了。兩個月以後，茶室的門口就沒有了他的足跡，大約又「看穿了」，我想。這可以從他的床頭上多了一本金剛經直解，看得出來，雖然念珠是被人偷去了。

這出入茶室的消息傳到他的家，他的妻就恐慌起來；S報社（我與他同在這報社中）封門，與革命黨——他的家只知道中國有革命黨——有關的消息再傳到他的家後，於是恐慌的人加上他的父親和祖父了。恐慌由他的家中帶來一封信；這封信使他在晚飯時，吃了兩斤麵，五個燒餅，三碗湯。我斷定那是不好的信，因為他是越生氣越能吃，向例如此；他自己也說他覺得肚中特別空虛，而且即使吃了這些，仍然未填滿。

於是張三提防家裏來人捉他回去，不敢安居，去徘徊十字街頭，然而他又覺得這不是好的辦法，就想離開這P地，另尋樂土。

「我要到C地去；」他對我說的，在一個淅瀝的雨夜中。

「做什麼去？」我隨便地問。

「革命！」他的眼內的光輝閃得像春夜中的閃電。

「……」我幾乎不相信我在他面前，這是怎樣一種呼聲！但是我終於追問：「革什麼命？」

「革一切舊制度，舊社會，舊思想，舊政治的命！」他第一次表示他並不懦弱，如我從前所想。

「但不必要到C地去。」我覺得我自己是怯弱。

「上前線，即使爲自己，也要革命。」他望着窗外的雨點。

「爲自己……，」我靜默地想着；他立刻去整理他的行裝；他是決定了。

朋友們的最後聚餐，他竟不到，走了。我與他是這樣地分別。

一月以後，我接到他自己C地來的信，知道他已經背上了皮帶；但以後，即消息杳然，不曉得他背了皮帶以後的如何。及至我到了D地，才聽說他曾經在S地屠殺青年的時候，到過那裏，他的踪跡，據說，也混進了青年的屠殺中。

他只給了我一個高胖的身材，圓圓的臉，和不大靈便的步伐的記憶，所以也就妄想不出他混進屠殺中的面容。如果這就算革了命，雖然是革掉自己的命，他將滿足了吧？他遺留我——也可以說我們——一個很大的重壓，因為他不是流血於敵人的射擊之下，而是喪失於一條戰線上的戰友的鎗彈。我不敢斷定這鎗彈的放出是有意的，或無意的。不問有意或無意，總之，張三是已經喪失在他的戰友的鎗彈之下了。然而我們無須乎光爲他悲痛，我們也正在這有意的或無意的鎗彈的領受中。

我們的張三是去了，連着他的熱血，不久，又將連着他的足跡。趁他

還永完全與這世間無關之前，我不能不這樣紀念他。願他在地下安寧！

一九二八，三，廿七，南京。





## 瑪麗的日記

二月十一日

人類是低能的，只有兩條腿走路，而叫喚的聲音，簡直沒有什麼差別；在冬天，還要穿許多衣服，夏天也不完全裸體，彷彿他們的身體又髒，又脆弱，和鬼怪一樣。

他們趕不上阿黑偉大，阿黑是用四條腿走路，能夠叫出各種不同的音調，也不穿衣服，無論在冬天或夏天。

但阿黑還不會爬樹；所以在一切生物中，最偉大的是我們貓類。

十五日

我正躺在廚房裏板凳上，聞見一股異香，抬頭一看，原來李媽提着一

條魚走進來了。

我開始頌揚李媽，爲了那魚。但李媽不理我，把魚攔進櫃子裏，而且把櫃門鎖上。我真忿怒得很，用爪子去抓櫃子，然而櫃子是不聽貓的指揮的。我只好又懶懶地躺下，看着櫃子，恐怕阿黑來偷吃。

十六日

李媽把魚末給我吃，雖然是魚末，阿黑也望不到嘴。李媽真該值得頌揚，仁慈的李媽呀！

因爲有魚，把飯太吃多了，便睡在棹子下，小毛——主人的第二個女孩——偏叫：「瑪麗，瑪麗。」她叫得我討厭，我看看都不看她一下，就爬到屋頂上去，她又不能把魚我吃哩！在屋頂上睡得真舒適！

十九日

老鼠是天生成給我們吃的；好久了我沒有看見牠們的踪跡，今天才抓

着，可惜太瘦小了。

廿一日

主人先生匆匆忙忙地跑到房裏，把小毛趕了出去，關上門，抱着主人太太就親嘴，鬼鬼祟祟地就幹那一件事；彷彿怕別的什麼聽見似的，連歌都不唱一個。我躺在棹下看着好笑。

阿黑雖不這樣鬼鬼祟祟地幹，但先要聞母狗的屁股，這也是討厭；況且牠也不會唱歌。我得着一條定理，親嘴與聞屁股一樣是下等生物求愛的方式。

廿六日

阿黑竟敢和我搶魚骨頭，牠想以牠那龐大的身軀來壓迫我，難怪主人要嘆世風日下了。可是不怕。

我站在屋簷上把阿黑痛罵了一通，牠只有豎起耳朵在院中聽着。

廿八日

人類是把一個整的白天和一個整的黑夜叫做一天；但在這個長時候中，我却過了好幾天，因為我是按照睡覺的數目算。人類真是不可理解。他們又規定白天做事，黑夜睡覺，這才是蠢的行爲，阿黑和我都不這樣。但也有例外，主人先生常常守着一盞小燈，鼻裏不住吐煙，一個整的黑夜也不睡一覺。

三月三日

一個麻雀笑我不會飛，但牠也不看一看牠只有兩條腿，和人類一樣。我不願與牠爭辯，牠的知識是太淺陋了；牠還不會爬樹，捉老鼠哩。

牠也只能站得高高地對我說，否則，我就可以抓着吃了牠。

五日

小毛姑娘也還不錯，給了我一塊魚吃，我讓她摸摸了半天。

八日

人類只能在一個固定的地方睡覺，我和阿黑到處都可以睡；冬天睡爐子邊，夏天我睡屋頂，阿黑睡院子裏！我們真是幸福！

十一日

不知從那裏來了一匹野貓，牠也想在這屋內生活。我吃李媽給我的魚飯也來奪，這使我憤怒。牠說牠三天沒有吃什麼，但這飯的確是我的。誰教牠不像我一樣，找一個主人呢？

李媽，小毛姑娘，主人先生，主人太太都一致驅逐那匹野貓，牠倉皇地跑了，我便高傲地鄙視地站着吃我的魚！

四月十五日

我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了！我將用我的全力量保護牠們，扶養牠們。這是我應該做的。我不願再管人類和阿黑的閒事了。

可愛的我的三個孩子呀，牠們應該學牠們的聰明的母親呀！

一九二八，三，三十一，南京。

## 憧 影

於是我向東走去。

太陽還未跳出地平綫上；天空的浮雲，現出金黃色。微風吹拂在臉上，覺得十分地舒適。林中的宿鳥高興地逞着悅耳的喉嚨，高唱讚美太陽之歌。桃花和杏花送出牠們的甜蜜的香氣，招引狂蜂。這真是醉人的景色。流水也在欣賞這樣美的景色，更迅速地地流。

有一少年，赤裸着身體的全部跪在林邊，眼內燃燒着希望之火焰；短髮被微風吹起，動也不動一動。忽然兩手向高處伸張，嘴裏吐出禱告：

「偉大的太陽，我知道你將來照臨我。你以你的光和熱，來養育在你地上的一切孩子們。昨夜，我簡直沒有睡覺。因為我覺得有一種大的責任



降到我的身上，我應當向前走，走到人類的樂園。我深信這人類的樂園會被我尋到的。

「然而我的面前躺着許多條道路。我在這些路口彷徨，不知那條是往樂園的正路。我的經驗是太少了，我不敢舉足，我恐怕陷落到不正當的路上去；這彷彿是多末的苦悶呀！」

「偉大的太陽！我求你指示我，指示我往那條道路去。你自然是不會拒絕我的，你能夠眼看着你的在地上的孩子們不能到他們的樂園麼？是的，道路是很多的，但是我只能走一條。那一條？偉大的太陽，你指示我！」

「我相信我有力量，有勇氣，只要你指示道路給我走；我是一定能夠達到的。這的確不是虛假；我敢對你起誓。我還有我的血呢？縱然那條路上滴是荆棘，我可以去開闢牠。我死了，我還有我的子孫，還有我的子孫的

子孫。如果你不肯指示給我那條路，發散光和熱與人們，是無用的。正因在悲慘的國度裏的人們接受不到你的光和熱！

「偉大的太陽，指示我罷！可憐你在地上的孩子們！……」

少年張着熱望的眼，紅紫着臉，渾身的筋肉都暴漲起來，站起身，像猛獸一般。太陽已經升起，光線射到他，使他低下頭去看地下的路。……

我不敢驚醒他的夢，我走開。

於是我向南走去。

這裏已是中午。空氣中充滿了炙熱的太陽的光和熱。沒有浮雲，天空蔚藍得可怕。不見花，不見樹，這是一個莽莽的大平原。缺少飛的，缺少走的，像死一樣的寂靜。狂風吹起沙土，迷人的眼睛，四面俱是沙土，沙土統領了全世界。

但有一個青年，在唯一的路途上困頓。似乎他已經緊張過了度，現在只有疲乏，眼中微微地閃灼枯澀的光，遍身都是可以看得見的創痕。然而他在呻吟，像快要斷氣的病人：

「我，我將怎樣呢？這遍身的創痕！我還要走路，但幾乎沒一點力量了。我的血流得太多了，而荆棘還是那樣塞滿途中。然而我必須走，這是一定不移的；是的，我不能停止在沙漠裏。

「我需要力量，需要勇氣，否則，我便不能再站立起來，邁開我的步伐。給我力量，給我勇氣，不是有什麼催促我前進麼？那什麼，我不能叫出他的名字。我曾經爲他流過多量血；這遍身的創痕不也是因他而受的麼？但他不可憐我。

「唯有我才真正是他的信徒，偏有虛僞者從他那裏得來許多力量與勇氣。然而他們却不隨他的意旨做，處處迫害同路的人。這周圍的白骨不就

是他們迫害同路之人的成績麼？他們都是人的影子，沒有心，也沒有身體，現在也正憧憬地在四面往來。他們在等候吸我的血的機會，可憐我已經困頓了。

「不，不，我還要和他們決鬥，因為只有我是他的信徒。可是他還在催促我走哩！向前走，我當然要那樣走，如果有力量和勇氣。我並不可惜我的最後的一滴血洒在前途的荆棘上，一切我都不可惜，只要是他的命令。

「我，……真是太傻了，傻到這樣，我面前不是躺着一個大平原麼？人類的樂園是太遙遠了，他偏叫我去。我有力量，有勇氣，儘可以在這裏開闢較美的園。首先應該掃除沙土；沒有花，沒有樹，也不要緊，反正是我來的地方強遠了。我太傻，爲什麼不早這樣做！

「我要這樣做！……………」

我怕看他的聰明的計劃實現，我走開！

於是我向西走去。

白石牆上照着的是夕陽。夕陽已經沒有光和熱，在白石牆上發抖。牆外飛舞着的仍然是沙土。這白石牆園中，充滿了太平，寂靜。小河流着青年們的血，殷紅得可愛。不知誰何的白骨疊起玲瓏而美麗的假山。總之，這裏是太平的，有如上古。

然而一個老年高高地坐着。他的精神雖已頹敗，却故意顯出十分勇猛。幾根白鬍子飄在燦爛的胸前，昏花的兩眼看着這園中的一切，好像欣賞這可憐的夕陽。喜悅佔住他的心胸，他喃語着：

「這是多末好的成績，白石牆，紅水流，灰假山，這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我費了不少的勞力，才有這樣的成績，真艱難呵！我會經受過迫害，但我終於打倒一切同路的人，他們都是些傻子！他們真傻，這白牆，

這紅流，這灰山便不爲他們所玩了。哈，哈！

「我佔領了一切，這不是我應該的麼？我要永遠佔領牠，我不能讓牠被別人奪去，因爲這都是我的血力的結晶。我佔領牠，一直到我死；不，我還要多活幾年。快樂罷，在我的園中是應該快樂的。但我還要研究一個怎麼樣佔領得最安全的方法。」

「牆外的沙土颯得正厲害哩！然而這不要緊，我有白石牆！這牆雖然不十分堅固，總可以擋一陣。只要沙土不在我死之前進來，就得了；那我還是可以照樣快樂。這一點都不假，我可以更比以前快樂。死了以後，沙土進來，就進來罷，那時，我已不能佔領了。」

「世界上的傻子真是多得很，竟說我這園中過於太平了。他們想在灰山上種花，想在白牆根栽樹，這都是些傻事。沒有花，沒有樹，有什麼關係；只要我能太平過活。他們不應該反抗我，反抗我就有罪，我就是主

幸。他們要那樣辦，須得他們自己作主宰。

「我真快樂，雖然這是夕陽，夕陽却比任何時候美麗。一切都歸我主宰，一切都歸我佔領，簡直一切都爲我而存在。我不是白白地達到這高的地位，我費過我的血，我的力的。哈，哈，我真快樂！」

「我只要太平，不希望更有好的出現！……」  
我不願欣賞他的滅亡，我走開！

於是我向北走去，竟走到我自己的床上，眼前是漆黑的夜。

一九二八，四，一日，南京。

## 神的對話

(Apollo 與 Cupid 相遇於大西洋之東。)

B 久不見了，可愛的孩子！

Q 的確好久了！怎麼你的精神有點頹唐呢？

B 頹唐了麼？這是因為我剛從那最古老的東方的民族中旅行來。

Q 這就難怪了，那是個使人頹唐的民族！

B 可憐我仍然要有規則地經過那個民族；真是使我苦悶，當我在那個民

族中，我簡直像怕到地獄一樣怕到東方。

C 我相信你的話。我也去過那裏的。

B 你也去過那裏麼？美麗的地方多着呢，何必到……？你真是個小孩！



C 因為我的職務而去，也因為那邊有許多青年男女喊我的聲音；但立刻我就離開了，我怕我的神性喪失掉。

a 這是聰明的行為！然而我仍然要有規則地經……。

C 我希望那個會改變。

a 但已經死了四分之三的人，怎麼能活呢？

C 但應該發散你的光和熱！

a 我的光和熱對於他們又有何用處？從天地剛開關的時候起，我就帶着我的光和熱到那裏，他們曾經崇拜過我，也曾受了我的光和熱的力去蠕動過；終止於蠕動而已！現在這些年了，他們仍然那樣蠕動，沒有看見他們跨過大步。我真猜不着在什麼情形之下，他們才會像鳥一樣地飛躍。

C 也許他們生來就無飛躍的可能吧？

a 只有這樣解說了。他們的聖人大概是鑒於他們的民族生來不會飛躍，所以在聖書中硬寫上許多「禮」字。這「禮」字實在不是容易懂得的。吃飯，拉屎，性交，放屁，……無往而沒有「禮」。他們走起路來，須得邁八步，一搖一晃地，睡覺是直挺挺地，坐着是不偏不倚，臉上老是緊綳綳，沒有一點表情，見面時應該磕頭打躬，總之，一切都如死屍。

c 死屍只有沉靜。

a 所以他們的快樂是老死不離鄉井，他們的希望是天下太平；這世界能夠像一副大棺材便更好。

c 然而這世界終不能變做大棺材，……

a 然而他們還有他們的特長——做奴隸；即使這世界真不像大棺材，他們可以使牠變得像大棺材，在他們的心中。我真佩服他們做奴隸的本

領；需要家長族長的時代，他們做家長族長的奴隸；需要皇帝的時代，他們當皇帝的奴隸；不需要家長，族長，皇帝的時代，他們還是做別人的奴隸；做祖先的奴隸，做兒孫的奴隸，甚至於做自己的奴隸。情願受驅使宰割，這世界還能夠不像大棺材麼？

c 做奴隸在他們以爲是再舒適不過的事；我想。

a 舒適倒是真的。你只要看他們對征服他們的外族主人那樣歌功頌德，已經實行德謨克那西了，還夢想真龍天子出世，便知道了。現在又換了新花樣，他們未必不痛惜失掉了他們的善良的主人哩！奴隸們做事是容易的，只須服從主人的命令。

o 換了新花樣……換了新花樣……

a 換了新花樣，奴隸改稱民衆，主人改稱委員。

c 內裏還是老把戲，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2 你再也沒有夢想到世界上竟有這樣好「禮」的民族了。外族槍殺他們，他們俯首就死；軍閥槍殺他們，他們俯首就死；假革命的政府槍殺他們，他們還是俯首就死；彷彿他們的生命是太多了，比狗屁都不如，不能不這樣消耗幾個。及至他們的敵人心平氣和之後，他們才去世界上合着眼淚，搜求公理。知道公理的只有這個民族了。可惜的是別人那方面並不要公理！

3 他們便彷彿不可終日了。

4 那倒不見得；這種在歷史無前例的求得公理的事，他們並沒有希望來到。況且按照他們的精神文明講，精神才是自己的，肉體是狗子的；死了肉體，算得什麼！即使他們的國家滅了，他們仍然可以戴上一頂瓜皮帽，自以為在精神上祖國還是存在着！

5 嘻……嘻……

1 你不要笑，他們既然沒更好的方法，也只得這樣欺騙自己。因為自己都可以欺騙，也就不妨欺騙別人；所以他們裏面正人君子特別多的就是這個緣故。

c 那末，虛偽就是他們的道德了。

2 一點都毫無疑義！自己家裏沒有飯吃，外面却不能不搭起架子，裝得像一個金剛；聖書底下不妨放着春畫；總之，真實在他們是覺得可恥的。

c 如果不覺得可恥，就要丟了自己的面皮了。

2 他們絕不會丟面皮的，他們誇大的本領比狼捕殺羊的還高些。他們自稱為「神明古冑」，有五千年的悠久的歷史，有四萬萬多的人口，更有高不可攀的精神文明，然而那些不幸都抵不住外族的侵略。可是他們又說這是他們的命運了。

○ 這倒是個好的方法！命運很可以做一個 shelter，無論什麼時候，皆可以跑進去躲避。

○ 既有命運的護符，一切都可以得過且過了。也就不再求澈底，遇事敷衍，對人是微溫；「逆來順受」便成了他們的唯一的處世南鍼。逆來既能順受，那順來呢，就要給人逆受了。在他們的字典中只有懦弱和兇殘。

○ 這………………

○ 是羊的時候，懦弱；是虎的時候，兇殘；所以他們的歷史幾乎是用血寫成的；他們毫無意識地玩着血的把戲；不覺悟，也不改變。我將：

○ 像這樣下去是不了的。

○ 滅亡就是他們的終了。

○ 那你願意看着他們滅亡麼？

A 我有什麼法子？不能自己奮發的民族，我將怎樣幫助他們？

C 可是有許多青年男女的聲音在呼喊我呢？

A 你去吧，如果不怕喪失你的神性。

C .....

A 我是不得已要有規則地經過那裏.....

C 然而可怕的記憶還沒有消失，去麼？

A 可怕的記憶！

C 的確是個可怕的記憶。使他們戀愛或離開，都是我的職務；我曾經爲他們做得很多了，但是沒有一點成績。在那個民族中，男女之間是有  
一道無形的牆隔着。這個牆壁，他們不敢去打破。他或她愛一個對手  
時，老不願坦白地去愛，躲躲藏藏。怕朋友，怕家族，怕社會；要離  
開時，也是一樣。

1 這就是因為他們是虛偽的，有禮的，奴隸的，受命運支配的。

C 他們簡直還沒有懂得什麼是戀愛；男的只知道追求肉的快感；女的只知道以肉的快感來換生活；不然，嘴裏又說：我們只是靈的結合呀！我聽見他們說：「身是A的，心是B的」等類的話，就要肉麻。他們竟把靈和肉分成兩個不相容的物件。

a 精神文明呀！

C 他們不想想，沒有肉體，靈怎麼存在？我曾經為他們努力過，想把他們的靈的愛建築在肉的愛上，我失敗了。

a 你應該失敗，正如我的光和熱一樣，你的努力於他們毫無用處。

C 他們自己毫不覺省，却儘在呼喊，你聽，遠遠地不是他們的呼聲麼？

a 是的，這聲音很強烈。

C 不是他們那裏發生大的變動麼？



z 什麼大的變動，無非再玩一套血的把戲罷了。

c 我希望不至於再那樣。

a 你終究是個小孩子！

c 你聽，靜靜地聽，這聲音越來越強烈了。

a 虛偽的，有禮的，奴隸的，受命運支配的民族，無論他們的聲音怎樣強烈，不會鬧出什麼大亂來的。

c 不，你還是幫助他們罷！

b 我怎麼能夠幫助那不自奮發的民族呢？

c 有好的消息，我也去。

a 你終究是一個小孩子！

(Apollo 向太平洋走去，Quetzal 的兩眼充滿了希望的光輝，望着他的背影消失於黑暗中。)

一九二八，四，五。南京。

## 玄武湖去

自從W君去後，這房中便覺得寬闊，好像沒有邊際似的。每天早上張開眼就看得見的床鋪移了出去，使我在夜中醒來聞不見人的鼾聲，彷彿自己已在做夢一般。

W君拖着同我的一樣的心情在各處飄流，雖然在人海裏浮沈，然而沒有一個比較能够互相傾訴心情的人。倘若有一個夢的話，我們也便從此安身立命，不再去尋覓什麼；我們的短促生命，還不容易消磨掉麼？可憐我們連夢都沒有一個。

我們睜開眼望着一切，現在他是睜着眼走了，於是這房中的寂寞就歸我獨自個睜着眼享受。似乎寂寞並不只是佔領了我，簡直統轄了全世界。

在我的記憶中所能浮現出的面容，都有寂寞的創痕。這創痕深，一直深到不能再深的時候，然而還要深。別人我不敢說他們怎樣在救治，至於我，我幾乎用了全部的精力抵抗寂寞的襲來。

啊，我還能做什麼事呢？我不信一切，也不能去管一切了。

冥想，冥想，我在冥想中求幸福罷！可是近來我連冥想都為難，世界竟是這樣的窄隘！我不懂店東的心理是怎樣複雜，我只覺得他的臉上的表情真是變化多端，不容揣測。我不過無錢罷了，何必給我鬼臉看呢！我會經疑心他是生來就帶着那一個鬼臉的，但是他轉過臉去對人喜笑迎迎，才知道這鬼臉是專給我看的。然而他是太傻了，他的鬼臉並不能使我有錢，看還不是白看了。

我不怕鬼臉，但我却怕寂寞，我孤獨地與寂寞面對面地站着。世界我可以任他去，別人也可以任他去，然而自己却不能任他去。是的，我還在

戀慕自己，想使自己不致爲人們擠到曠野裏，於是我拚命地往人間鑽，我不能問他們願意不願意。

所以我不畏懼炙熱的陽光，我要到玄武湖去；去，去冥想，求暫時的怡悅。我這樣決定之後，立刻發現我已經走在街上了。

我向前走，好像走在浩渺的沙漠中。我只看見一羣羣的牲口在街頭爭奪，忙他們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事。我穿過牲口的羣中，又穿過牲口的羣中，我看見一個女性。她的屁股顫動得那才厲害，簡直使我想着她是一隻母山羊。呵，女性，我所缺乏的不就是一個女性麼？

我看不見一切，除了女性。但這裏是個女性最缺乏的所在；不比S地，隨處可以遇見。S地的女性走起路來一扭一扭地好像在說：「來呀，來呀，孤獨者，快來擁抱我呀！我有豐滿香膩的肉，這肉正是你所要求的，所缺乏的呀！我不拒絕你，我的肉不是生來爲你所擁抱的麼？」於是

我勇敢走上前去，仔細賞玩那顫動着的肉體，但我不願擁抱，因為我覺得她只是個肉體，是人的影子，可是我從肉的賞玩中得來許多愉悅。自從到這裏來，即這種不須錢買的愉悅都沒有了。這裏的女性連肉體都沒有，只是一張粗條的輪廓畫罷了。

我現在深悔我不該在這裏忍耐下去了，這忍耐的政策直是我自己摧殘自己，我太忽視我自己了！我為什麼不去偷盜，我很可以用偷盜的方法離開這裏，往S地去。我也可以再用偷盜的方法維持我的生活，享受那女性的肉體的顫動呀！我太懦弱，我應該照我所希求的做，還忍耐什麼？這裏並不是肥沃的廢墟，是毫無生長可能的礫地，我能夠種出什麼花來？又能夠看見別人種出什麼花來？

我錯了，離去罷，趕快離去罷！

在這種紛亂的冥想中，我竟然來到玄武湖了。這是誰都知道的，湖中

有清澈的水，洲上有綠的草，紅的花，湖外的紫金山望着湖中的發愁。我究竟是個世間的俗物，我不明白牠的美在何處。

我搬運我的疲倦了的身軀在洲的四圍走，別人當然以爲我是在游湖了吧？是的，我游湖，但我所追求的與他們的不同。我在搜求得錢與女性的方法；他們已是夜夜擁抱異性，白天吃飽了，到這裏來散心的。散心罷，我看他們散心罷，他們夜來與喬過的身軀和吃膩了的胃口不應該來散心麼？然而他們却不能不聽着孤獨的窮漢的呼叫，這呼叫不久就變成「殺，殺！」了。我一定再來看他們那時能怎樣帶着美的心情來游湖！

我發現湖上有很多游船，船上載着許多男女牲口。他們在嘻笑，這嘻笑的聲中含着滿足與高傲，但同時也含着悲抑和不可言說的目的。我覺得臉上發熱。這些牲口們又在恥笑我了，我想。牲口們聽者，我早就拒絕你們的恥笑，還是閉着嘴，緊繃着臉，像死屍一樣的好了！

那被人奴使的船夫也來向我兜攬生意，大概他以為我也和那些牲口一樣要在船上嘻笑吧？他太侮辱我了。不，在他的心中或者覺得他的兜攬是尊敬我。光看我的漂亮的西服和暇逸的態度是應該猜我有當牲口的資格。我想告訴他，我是一個孤獨而無力的生存者，然而我怕他對我希望，只好用很高興闊步的樣子對他說：「等等罷！」他終究失望而去了，因為我不奴使他。

我懶得看他的失望的臉色，我再向前走；我不知道我為什麼竟走進了湖神廟去。哄哄哄，有許多牲口圍着棹子吃茶，使我記起我的口渴了，腿也酸軟了。他們嘻笑的聲音更滿足而高傲，我聽見誰對我說：「走罷，走罷，牲口中不是你該來的！」於是我又帶着乾渴的口與酸軟的腿走出廟去，夕陽已經在紫金山了。

我願我去喝一口湖水，躺在綠草上睡一覺，但漂亮的西服不許我這樣

做。」爲什麼要穿漂亮的西服？」我這樣問着我自己。我明白了，我使船夫疑心我是個牲口而對我失望，使那些牲口們姿意地嘻笑而侮辱我都是牠在作祟。呵，我應該脫下牠，丟到水裏去，變做一個毫無所有的裸體罷！誰能夠說我的裸體不應當，誰有說我的資格？

我終究沒有這樣做，回到旅社中來了。進得房來，便沈重地倒在床上，抽着昨天贖下來的一個煙頭。這寬闊的房間中現出各樣猶惡的面容：船夫的失望，牲口們的嘻笑，紅的花，綠的草……。

房中已經漆黑，那些面容立刻不見，彷彿這世界，連着我，房，牲口，船夫，紅的花，綠的草，……一起都墜入無底的黑暗中去，永不復起；我不希望這世界再起。我閉上眼，便昏昏然地入了睡鄉。

一九二八，四，七，南京





## 這廢墟

在別人看來，我的生活是已經改換了方式，是改良或改惡，姑且不說，我自己呢，也不能不這樣覺得。現在我總算有了飯吃了吧，固然是吃起來很費力。

太陽剛入窗的時候，我就醒了，是窗外草地上的操聲把我喚醒了。別人起來，我也只有起來。穿上灰衣，背上皮帶，站在鏡前一照，實在覺得不像那末一回事，彷彿那鏡中的面容竟是別人的。

我再伸頭向窗外一看，草地上滿滿地盡是武裝同志們，隨着教師們所叫的「一，二，三，四」舉手投足地亂動。他們當然都是來預備革命的。革命的，我相信；但我也難保他們不是革革命的。

一—二—三—四，——之後，還是一二三四。這四個數目字叫起來雖有急緩之不同，但不會變成五六七八，對於我，有點單調得討厭聽；對於他們，含有美妙而無聲的音調麼？然而他們既耐心做，我也只有耐心聽罷！號聲一響，他們忽然長虫似地鑽到前面紅樓中去了，賸下草地在喘氣，我才想到這是吃飯的時候。

以前，我以為飯是不容易吃，因為要錢買；現在又知道不要錢買來的飯也不容易吃。坐在飯棹上，面前飯菜熱騰騰地對我誘惑，我的心在說：「動手罷，餓鬼們！」然而手却不敢動，兩眼望着飯菜發直；因為還得隨着值日官的喊叫而立正，坐下，開端，於是飯菜都氣死，冰涼地，我好像自己在吃着自己的屍首。幸而對於吃飯才有這種可怕的規則，倘若拉屎撒尿也有這樣規則，那我又得多買幾條褲子了。

於是乎開會，於是乎開完會，於是乎辦公，於是乎不辦公，於是乎我

躺在床上，望着想穿破天空的紫金山。迴想起來，我幾乎記不起躺在床上以前是幹着一些什麼事。這樣才能革命麼？

據說，現在准許革命的只有兩種同志，其一曰：資格頗深的老黨員，又其一曰：武裝者。那末，我也就叨武裝的光，混一個革命的頭銜罷！但不幸我有下賤脾氣，生來不識抬舉，還是老實不客氣地承認我是在混飯吃。自然，這世界上還有比吃飯更重要的事，幹麼，我或者是要幹的，然而須等到我吃饱了之後再說。

前幾天，我聽見一位同志的高論，大意是革命是為社會，為國家，為民族，不是為個人，為吃飯。這種論調好像是很舊的，別人儘有比他先發揮過的。這些話說來自是鏗鏘悅耳，有如黃鸝的歌聲；但可惜他那時已經吃饱以後，或者已經陶陶然了。否則，他仍然還這樣為社會，為國家，為民族，那我就拜他為師；這個本領倒是不可不學。

紫金山終究沒有把天空穿破，所以我便從床上爬起到草地上去，走到半因草地帶着一臉汗流回來，這才恍然從前笑武裝者的臉上愛流汗的蠢，原來是該臉上流汗的。夜半，睡在床上想不爲個人和吃飯的革命觀，愈想愈不可通，連個人都不爲了，我不信還能爲社會，爲國家，爲民族。釋迦和耶穌是僅有的兩個大傻瓜，然而他們也沒有細起肚皮去傳道，況且一個死後是西方極樂世界的主教，一個死後是天堂中的上帝之子。倘若另有奧妙，則非平庸如我者所能知之矣。

天是亮了，太陽快樂得在草地上打滾。許多已經吃飽了的，或未吃飽的，或已經吃飽而喊着別人不應該吃飽的，或已經吃飽而想吃得更飽的，或未吃飽而喊着要吃飽的都跑到這個廢墟來革命，好似這廢墟特別荒涼，也特別廣大。然而廢墟的地却高聲說：「呔，革命者，動呀，趕快呀，我正是你們的試金石！倘若你們不能把我裝飾得美起來，那你們的以前的行

爲和說話都是誑。哈哈，動呀！」

我抬起頭來，看見樹上的麻雀在點頭，贊成地的話；又看見老牌的黃帝子孫的一羣在草地上蠕動着；他們所用的器具仍然是那傳統舊傢伙。於是我伸了一伸腰，向天空吐了一口長氣，想把這世界推得離太陽更遠一點。窗外的「一，二，三，四」的喊聲又起了，我且耐心聽下去罷！

一九二八，四，十。南京



## 這裏的世界

### (一)

從那個「首善之區」的離開之日算起，到今天整整地有六個月；除去旅途上的奔波，以及H地和S地的耽擱以外，在這個「首善之區」也住了一個半月了。我得着這一個半月的機會，恢復了三年前的懶惰生活。每夜總要足足地睡十四個鐘頭，起床在夕陽快要入窗的時候，昏昏然地，便這樣毫無顧惜地浪費着生命。

清早八點鐘，就聽見隣近有鼓樂聲起闌，一陣一陣接連着，好像大海裏發生大風濤，這是我頭一次在荒城中所聽見的鼓樂。於是乎我只得爬起來。



旅社二門的過道上，擁擠着一堆穿紅衣黃褲的同胞們，每人都拿着一件樂器，在那裏得意的演奏；大門口是早已懸上一條半尺寬的紅布；大約是有了什麼不常有的事故了，我想。不久，就從茶房的口中得知，一個武裝同志在這裏做喜事。

當然全旅社內都受了影響，帶紅花的賀客們的臉上浮現着並非出自真心的笑容，倉皇得像一羣爲獵人所追逐的野兔子。我們吃飯的時間竟也因此移後了許多時。

一個花花綠綠的紅轎到了大門口，於鼓樂起闕的聲中，一位憔悴的少女爲兩個女人挽着，從看客的包圍中走過，直到她預想的新世界中去。看客們失意地噙然散去，留下一羣孩子們拾檢剛才燃放了鞭炮。可惜的是我沒有眼福瞻仰這一位做喜事的武裝同志的面孔，所以就想不到他們倆行禮時的姿勢來。

這位武裝同志當然更要努力革命了，有了一個矮矮的太太。但擁護東方文化的和贊揚禮教的各色人等也無須乎擔憂，以為加了一個更努力的武裝同志，革過命便不同了，其實並不然；這裏不是革過命了的麼，然而也用得着花轎，禮堂和許多叫化子似的音樂隊，其他不妨類推。

在這件事以前，這旅社中是不大熱鬧的，簡直像沒有人跡的廢墟。不過在那牢不可破的舊曆新年的幾日，起過小小的風波而已。或者在當事者看來，那實在够不上風波，只是一種遊戲。三五個茶房因為那幾天有特別可以自由的允可，常常在一起賭錢，照例不知是誰欠了誰的錢，就相罵；即使散了場，還要罵，離得越遠，罵得越兇，並不相打，所以不必要一個第三者從中解勸，罵夠了，仍然又可以聚在一起賭錢。這未免有點使旁觀者掃興，但近來連這種相罵聲也沉寂了，聽不見。

這裏是特別陰天多，很使我這個人在北方的人住不慣；前五天竟下了

幾寸厚的雪，慢慢地融化，還是和下雨一樣，總共算起來，這一個半月，沒有晴過十天。下雨的路是不好走的，我很知道，所以我不常出門，幸而我缺乏奔走熱，倒也不感難受。老實說，我有點不敢出門，因為我怕看見牆上花紅斑斕的標語撕得體無完膚，還怕走那稜形的碎石路，尤其怕的是許多綠成一片的菜園和水坑。但也曾破例到過秦淮河與雞鳴寺。在未到過秦淮河的想來，那應該是怎樣一個旖旎風光的所在，其實，只是一灣臭水，幾隻破船，別的或者還有，我沒有看見。同去的友人都頗爲喪氣，我却很坦然；因為我並沒有抱着希望去，也就不會帶着失意回。至於雞鳴寺，據說是最美的地方，尤其是在春風中看來，而我所見的，除了灰色，就是荒涼；況且我已無須乎春光，正不必留戀那個最美的地方。中國的勝蹟和風景大概都是那麼一回事；否則我便是天生得不配做詩人，毫無靈感，無福享受自然之美吧？然而，我拒絕這些荒涼的，頹敗的，灰色

的，甚至美麗的，旖旎的等等，寧可要沙漠，或虛無。

在這裏，我得了不少的寶貴的知識，聽見了不少的希有的名言，如「世界上只有兩個國際，一個是第三國際，又一個是資本主義的國際聯盟，中國既然不走前條路，就該走後條路，所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應該取消；」又如「只有某黨才要民衆，本黨不應該那樣；」但最稀有的名言不能不推以下的那句話：「穿壞衣服的就是某黨」了。所以出入公門的大人先生大都穿藍緞袍子，青緞馬褂，脚下是千層底的厚棉鞋，瓜皮小帽上還有紅珊瑚頂，面圍圍地白胖白胖，遮着八字步。他們當然不是某黨了，只看他們穿得那麼闊氣和搭起姿勢，就可以斷定。記得這種消息曾經在魯迅先生的「小雜感」中透過，魯迅先生真可怕，可憐中國人的靈魂竟無法逃出他的掌握。

與別的地方一樣，這裏也是應該沈默的世界，然而我竟說了許多話。

呀！

一九二八，二，十六於首善之區。

(11)

這裏的城池是被稱爲中國最闊大的，其實，這裏的世界是很侷促的；以前我不知道是這樣，但我來了以後，總是如此的覺得，不僅穿破衣服有某黨的嫌疑，卽我留了幾根長髮，也就被達官貴人加以種種的推測，這未免令我着慌。

我近來窮得也真可以，連抽一盒香煙都不得不向與我差不多窮的同志告貸，那有餘錢來剪髮，只好任其往長裏長了。然而這樣便是某黨，我雖然自認爲是一個革命者，但我可不願意命被人革。

我的頭髮給予我的損害，這已經第三次了。在去年四月六日北京黨案

未發生以前，一些正人君子之流指我爲戲子，否則留此長髮何用；而我的  
一位長者更罵我爲下流，不學好。四月六日以後，我於是又變爲暴動份  
子，因爲長髮就是號令不出房門，擁護禮教道德的張鬚帥所謂「赤化」標  
記；天天便有不少的警探在我的腳後跟追尋，現在我是在這青天白日旗的  
城中了，然而我的頭髮的命運依然還未改善，被疑爲惡化，乃是應得。這  
足見對於男子之留長髮，南北一致共棄的，而我偏不會趨時。

我也曾讀過幾頁歷史的，知道在滿族剛入關的時代，有「留髮不留  
頭」的令，又知道辛亥革命的時代，又有「留頭不留髮」的宣言；這一次  
功效真不小，不久就看見和尚頭滿街亂滾，少有辮子的蹤迹，除了鄉村僻  
野。大概是和尚頭看膩煩了吧，於是乎有平頭，有一撮毛，有分頭，有向  
後梳，……然而頭髮是只許長到三寸的，如果長過三寸以上便違背髮的律  
令，懲罰是爲衆人所鄙視。可惜的是我的知識太淺陋，竟未預先明瞭頭髮

的奧妙，不但留起長髮，而且長過三寸以上，幾乎披在衣領了。則損害之來，豈非活該乎？前面已經說過，我現在有點着慌，不願革掉自己的命，但還不願就剃光；原因是有的，然而我不說。

據這裏的人說，不但服裝與頭髮要和「黨」或「化」發生影響，就是籍貫也免不了。我曾經親見過一位朋友因為是日地人，街上就有打倒「共賊」某某的標語；質問雖是提出來了，回答是：「誰叫你是日地人呢！」我的年紀究竟不大，經驗也不多，世故更不深，自然猜不透其中的把戲；但我總覺得這裏的世界是太局促了。

誠然是某君的意見高深，青年們生在現代是不幸的。偏左有惡化之嫌，偏右有腐化之嫌，然而站在中間，則又有投機之嫌。四面鐵壁，無路可通；即使因氣望而死乎，那只是青年們自己的不小心和錯誤。這真是一個青年革命的時代；青年們革帝國主義的命，革軍閥的命，革土豪劣紳以

及一切的命，然而自己的命也容易被人革掉；好一個偉大的時代！

話應該說回來吧，這裏的世界雖是局促，但仍有鬆懈的所在。諸色人等在夜半以後，因有出外之必要，經過戒嚴區域，正當對面武裝同志高喊：「口令」的時候，倘若你是男性，則答以：「老百姓」；倘若你是女性；則答以：「女學生」，便可安然通過了。附帶聲明：效驗是有過的，試試也無妨，但我不敢寫包票。

一九二八，二，二十五。

今天才看見語絲六期，於豈明老人文內，知道日本也正在指男性之留長髮者為「赤化」，足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男性之長髮不但為中國南北所共棄，亦為日本所不容矣。嗚呼，哀哉！

三，三。



在這泥古不化的國度裏，偏偏新花樣特別多，然而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仍不外乎耍些老套頭。前幾年，我是曾經起過自殺之念，因為我自己覺得對於世故人情知道得太多了。但是越活下去，越感到自己淺薄，實在並不會懂得世故人情；這倒救了我的命，想多看看新花樣——看這泥古不化的國度裏究竟有什麼出奇的新花樣。就是我來到這裏，大半也是懷着這種心情的，老實說罷！

這裏的江寧鐵路上的機車，無論拖出城去，或是拉進城來，永遠倒着走的，自然是以我所見的爲限。開倒車，我是知道的，但親見這樣的圖畫，則不能不感謝這裏的世界。我不敢說這就是這裏的世界的照像，却也沒有否認的勇氣。如果有誰要行脚此方的，而又有閒情逸緻，我首先領他

去觀這個平常的奇蹟，免得他莫明其妙地糊塗，對於這裏的世界。沒有對這深味的人是沒有對這裏說話的資格。

倘若還有餘勇，不妨沿着鐵路走去，向左，向右，往前，往後，都無關係，便可以看見許多「口氏藩門殉難處」的石刻。這顯然是告訴你我們的前輩先生們所玩的把戲，也就暗示我們或者我們的子孫的結局。我疑心無論那家門口無形有形之中都是豎着這種石刻的，因為哥哥是某黨，弟弟就有嫌疑，應該坐監獄的例子，不是已經有了麼？株連九族，殺却全家的事實特別在中國毫無消滅之望的。

標語的力量是早已有有人表示懷疑過；在別處，我不敢說，在這裏，的確並不像懷疑者的想像，不但有力量，而且很大。如果不嫌厭倦，我很有可能找出許多例子來，但為證實起見，L君等的例子實在是少不得的。

L君等是坐過監獄的，在半年以前因為非某黨在日地受過標語的攻

擊，但出獄來到這裏以後，他們的命運仍然未改，不久又受到嚴防的標語的威脅。時間地點雖是改換了，他們受到的攻擊却適成相反的。其實，這還不算玄妙，江蘇大學的東牆上貼着「請中央逮捕共賊某某」的標語，牠的西牆上同時喊着「擁護青年領導忠實同志某某」的口號，而某某正是一個人。青年革命家也真難做，在那面，被稱爲青年領導，而這面却被指爲共賊。打倒與擁護齊喊，但講到力量上，擁護是抵不過打倒：否則，L君就不至於再嘗模範監獄的滋味了。

監獄雖稱做模範，但並不比普通監獄待遇犯人更好，或者在牠的外表上的修飾上，和不講衛生上可被稱爲模範吧？所以L君等進去休息了三天，臉上就憔悴得像臘人一樣，然而他們都是有愛人的，這是怎樣使他們的愛人難堪呵！有愛人的人是不能坐監獄的。

必要的手續自然搜查房間，搜查去的證物是中華書局出版的蘇俄新經

濟政策，批了放屁兩字的名人講演集，和柳氏父子的蘇曼殊年譜及其他。據他們事後清理，西裝大衣也少了兩件，大概也拿去當證物了。我真不得不佩服公安局的大人先生之聰明和細心，蘇俄新經濟政策和某黨有關，那是顯然的；罵名人放屁，而名人又是「真」字號的朋友，其爲反動，也是顯然的；但蘇曼殊年譜及其他是怎樣變做證物的，恕我的腦筋簡單，當時猜不出來，現在也還未猜出。如果不妨穿鑿附會，大概是由於蘇曼殊的蘇字和蘇俄的蘇字相同的關係吧？那末，我們就回到「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的罪狀的時代了。

於是乎營救，審判，吃苦，結果總算滾出監獄以外。L君等這時已經對着愛人笑呵呵地，早忘記這些事了，然而我却有些害怕。在這另一個「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的罪狀的時代，我們不到五十歲的青年們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要進監獄。我之所以限定五十歲者，因爲到那時，我

們也會被擁爲忠實同志，革命導師，大可以我驅我策，放青年們進監獄去了。然而我這末年輕，二十四歲；如果有眼淚，我真要怕得哭起來，我也不願革掉自己的命的。

新奇花樣恐怕以後還有，我還是沈默些好吧？

一九二八，三，二十，首善之區。

篇 體 體

他 其 及



## 惡夢

我曾經做過這樣的一個惡夢：

我夢見我是個被關在一間牢內的囚犯；圍遶我四周的，除了囚犯之外，還是囚犯。

他們都快樂地談着，笑着；安舒地坐着，臥着；……總之，他們都忘却了他們是被監禁的囚犯。

然而，我却感受着異常的痛苦，我不願生活於四面高牆的牢中！

我要越獄了！我開始動手去挖掘牆壁，我努力地向前猛進，雖然我也知道這種工作的艱辛。

我聽見他們在後面譏笑我的言語：「不安分的東西。」但我毫無顧



忌，仍然向前猛進。

他們不但光譏笑我了！他們憎恨我的不安分，——恨我不應該擾亂這牢中的和平，使他們都感覺着生活的不安靜。

他們一個個都瞪起眼來望着我，彷彿要將我撲殺似的，彷彿要將我活吃了似的，但是我不怕。

牢外的世界，從破牆的隙間映進牢內，將他們都引誘動了。他們都想到那個世界裏去！然而他們怕動手，怕動腳，怕犧牲，——所以牽怒到我。

我很勇敢地反抗着；我發誓要將這烏牢獄拆去，使他們沒有棲身之地，看那時再向不向牢外的世界裏進行。我又開始去拆牢牆了。

這時，他們忽然緊緊的扼住我的喉部，以治我不安分的罪。我驚醒了之後，還覺得喉部生疼似的。

一九二五，七，二十八。

## 掙扎

我永遠是掙扎着，——掙扎於血泊中。

我掙扎去的所在，我也不敢定。或者便是那人類歸宿地的死之國吧？

但是我不管那個，我只知道掙扎，——只是向前掙扎！

朋友們！道路上是多末樣的崎嶇，多末樣的荊棘啊！刺傷了我的腳，刺傷了我的心了，然而我仍然向前掙扎。

我拒絕一切人的哀憐與憫惜，雖然我的血現在像雨似的往地下淋着，而感覺到痛苦，不自覺地呻吟了！

可是，我在進行的途中，又不得不時時停住了脚步；因為身上的創痕劇痛使我困頓，不能不休息着。

我感到渺茫了，而且深深的失望了，當我張開眼向前途瞻望的時候。

「前途是多末樣的遙遠呵！還不如歸去罷！」我的腦中便不自己的這樣猶豫不決地想。

但是我回頭一看，來路之遙遠正不下於前途呢！我立刻就又覺得失望也是空虛的了。

這正如一隻破舟漂流於波濤洶湧的大海中，進麼？退麼？誰敢說沒有同一的結果？

只有再向前進罷！與其退後的完全，倒不如前進的破碎；況且，退後也未必就完全哩！

於是，我又忍耐着劇痛，拔起了一雙沉重的腳兒了！

最後，我終於難以移動步履了。於是我立刻感覺到我是缺乏着一件東西；這件東西能使我前進。

我原來是缺乏勇氣嗎？

然而勇氣不是我缺乏的一件東西；我缺乏的是另外的一件。這另外的一件究竟是什麼呢？

我思索，又思索。我在蹣跚的徘徊中，我竟將我的頭部碰在硬的壁上，我覺得劇烈的熱疼。

啊！我悟着了，我悟着了！我缺乏的是「力」，在劇烈的熱疼之中。

現在，我只要求「力」了，我只渴望「力」的降臨了。除「力」之外，我願拋棄一切；因為我已立志去追求我所追求的。

可是，偉大的「力」，何時方能降臨呢？我便張大着枯澀着的兩眼，渴望着天空。

八，十七，



## 絃 聲

是一個暗淡的深夜裏，我在水邊孤立着。沉抑而遙遠的絃聲從水上傳來，淒切，顫動；使我的心兒茫然。

我立刻便去尋覓，想問問他究竟有何不可解的悲哀，要訴之於絃聲。一個花鬚的丐者，坐在破廟的石階上，手中拿着不知名的樂器，在那裏低頭玩弄。四周圍着許多人，他們都含笑地對着他；無數冷酷的眼光射出，使他喪失抬頭的勇氣。

他玩得更沈抑了，好似失戀者的低泣，又好似病人將死時的呻吟，然而四周盡是冷酷的眼光與可怕的微笑。

絃聲越來越嗚咽，幾乎不成聲調，於是冷酷的眼光更冷酷，可怕的微

笑更可怕！

猛然間，絃兒「乓」的斷了，頓時隨着一陣「哈……哈……哈……」；我便好像着了魔似的蹣跚而迅速地回到水邊。兩行清淚竟不知何時流到我的頰邊了！

八，二十一。

## 尋覓上

心兒暴動了，跳躍得異常劇烈，我不能忍受，便亂跑一陣。

但亂跑仍然制不住，於是我就躺下；然而牠暴動愈厲害了，當我躺下之後。

心兒似乎不願在我的腔內安息了，竭力想跳出我的身體以外。我只得用兩手緊緊地按住我的胸口，這末還是不行。

「讓牠去罷，牠已經使我受了不少的痛苦；……」我想着。

我竟將兩手放開了，彎下身，張開口來嘔吐，牠又好像有點惜別，不願離開牠的舊居似的，還只是劇烈地暴動。我差不多暈迷了，立刻在我的眼前現出一柄尖刀。我便抓着那柄尖刀，對準我的胸口就是一下，鮮血



飛射，心兒隨之跳出，而且像燕子一般迅速地飛颺了。

可是我頓時又感到一切的空虛，因為失却了牠，於是我又不得不開始去尋覓。

.....

不知何時起，我竟走入迷途了，尋覓到一個墳叢的所在。

我一地地細摸碑文，眼前便浮現出無數老的少的悽慘而猶惡的面容，雖然碑文上盡是頌揚的語句。那是多末恐怖的事嚟！

我又向前走去，見着一個矗立着的石碑，彷彿刊着「心塚」二字。我心中很納罕，誰將心兒拋棄了呢？

一個個鮮紅的心兒從塚中跳出，正在我猶豫沉思的時候。

牠們猛烈地跳舞着，好像是喝醉了酒一般，我不自覺地便往回跑。牠們都追來了！滿叢中盡是鮮紅的心兒跳舞！

「塚內心兒還會是鮮紅的麼？還會有生氣的麼？」在我恐懼的腦中這樣想。道旁的小紅花就回答我：「因為牠們不受時間的摧殘，牠們是永在的！」

小紅花一面說，一面瑟瑟地搖動身軀，好像是表示笑我愚蠢似的。我不願與他理論，因為鮮紅的心的襲來，而我又急於逃出墳叢以外。



## 尋覓下

我又似乎彷徨於深的山谷之中了。

頭上是高到離去人間的青天，脚下是深過海底的山地，四面盡是黑暗的樹林，峻峭岩石；四面盡是猛獸的哀號，更有蟲聲啾啾地呻吟。然而哀號與呻吟，不但可以慰我的寂寞，而且可以提醒我並未死去。

我偃臥在地上，和軟的小草便做了我的床褥，密茂的樹葉便做了我的帳幕，但我老是睡不安穩。我時時在四下裏尋覓。我已忘記我尋覓的是什麼。

尋的是小紅花麼？我不願驚醒牠的美夢。尋的是流水麼？我不願將我的消息告訴與人聞！

我只默默地尋覓着，不向任何傾吐我心緒，因為我知道我不但不得着憐惜，而且還被侮辱。

我永遠是尋覓着，我所尋覓的宇宙中不會有的麼？不然，怎麼尋覓不着呢？

所以我不得不感到無比的彷徨，在峻峭的岩石和奇怪的樹林的圍中。我探身向前摸索，摸索到黝深的壑邊，不自主地墜了下去。

我慌不自擇地握着了一根山壁間長出來的老藤，好像鐘錘似的懸着，懸着於半空中。

老藤不住地顫顫而搖曳，似乎要將我拋至壑底，但我不呼號，而且還往上面揪。

老藤終於斷了。於是我又不自主地墜落，直落到自己的硬板板的床上。

八，二十六。

## 被繫着的

不知誰何的鳥架子，掛在我的廊簷下。

我不知道那鳥叫什麼名字，也不知道因何被繫在架子上，更不知道牠何以能夠坦然地立着。

牠很美麗，牠的頸項上帶着一根紅繩；犯了什麼罪麼？不吧？誰忍心將牠繫住呢？

樹枝上有許多別的小鳥吱吱着，牠似聽見了，四下裏張望，但是看不見；倒瞥見了繫着牠的紅繩。

怒氣充滿了牠的胸懷，牠使用嘴啣着紅繩扯，好像要將紅繩拉斷似的。

小碗內的米粒一個個都森立了起來，引誘牠，鼓惑牠，牠不覺放下了紅繩，去在碗內啄食。

牠似乎還沒有忘記過才的工作，可是牠不啣着紅繩拉了，只瞪着眼，仰着頭，耽視那遠離人間的天空。

在天空中，又是什麼來引誘牠，鼓惑牠麼？然而，我看不見什麼，除了可怕的蔚藍色之外，仍是可怕的蔚藍色。

天空原是牠的故鄉，牠若思念牠的故鄉，爲什麼牠不飛去？然而牠是被繫着的，牠不能飛去。

牠只有無聊地站着，無聊地望望天空，便這樣的消磨去牠的微弱的生命。

九，十九。

## 佈施什麼

小朋友們，慚愧，慚愧！我怎樣佈施你們？我有什麼佈施你們？

我也是求佈施者，我只求些許的憐憫。

但在這冷酷的世界中，誰肯布施我？然而我竟求着了，這不能不算是

我的幸運。幸運？

反使痛心，我求着的只是漠視，仇嫉，憎惡。

現在我所有的，就是漠視，仇嫉，憎惡。

小朋友們，我布施你們麼？

好吧，我就布施漠視，仇嫉，憎惡，……給你們，你們願意收受麼？

然而我不願布施給你們喲！



慚愧，慚愧！拿什麼布施給你們？

你們一味的追求——求我的憐憫嗎？憐憫於你們有何用處？況且你們所求的也並不在此。

我不得不布施漠視，仇嫉，憎惡……給你們了，因為別無什麼，如果你們真個迫我布施的話。

這世間中原來只有漠視，仇嫉，憎惡。

九二二三。

## 於冰窖中

我的身體是已經半僵了，不能移動，更不能坐起。

四週盡是亮晶晶的冰塊，寒氣鑽進我的毛孔，侵入我的骨髓，我不知道冰是我，還是我是冰。

我能以看見的，只是亮晶晶。

自然我盼望春的到來，尤其盼望夏的到來，然而在這裏似乎不會有夏，也不會有春，除了嚴寒的冬之外，還是嚴寒的冬。

人世中或者仍有所謂溫暖，但是我已不能知道。溫暖究有若何含義，我竟莫明其妙。

亮晶晶的光，使我的眼發暈。說我是完全暈了吧，然而又有些微弱的

知覺。

春與夏仍沒有降臨的消息，我的戰慄顫動漸低微。

我的心於是也逐漸凝固，差不多凝固成一個結晶體了。

冰塊將我擠在一個狹而窄的隙中，彷彿要將我擠為肉餅似的。

我感到擠迫的酸辛，身體的顫動忽然變為劇烈，心的凝固更為結實。

最後我的知覺都麻木了，我一切都知道了，大概我成爲冰塊之一，

而葬身於冰海之中了吧！

可是現在我還敢說：春與夏仍沒有降臨的消息。

十，十八。

## 銷 沉

朋友，我的生意是果真銷沉了麼？我何嘗願意就這樣銷沉下去？我何嘗不想自己振拔？

可是你不懂我的心情罷了，怎麼使我不銷沉？

我好像一個朝山進香的旅客，我有極堅強的願心和極熱烈的信仰。

我很勇敢地向峻峭的山嶺攀登，不幸我沒有一個旅伴，孤獨而淒涼地進行，是多末寂寞呵！而且更不幸，我的身上負着許多重載。

我負的重載，朋友，大概你也許知道吧？除了愁病，便是病愁。牠們都是不懷好意地拉我下去——也是我過於倔強了，仍然趨向我的願心和信仰。

我便像駱駝似的困頓地在人生之路上寂寞地旅行着。

.....

我跪在我的魂前，哀求他拯救我，但他似乎不願理我。

「我偉大的靈魂，請你把負在我的身上的重載拿下去罷，我實在擔當不起了。」

「不能，那是你的命運，你的責任！」我的魂命令似的說。

「我的命運？你慈悲罷，我怎能忍受呢？……那末，求你將重載略略減輕一點。」

「減輕？那是你的妄想，還要漸漸地增加哩！」

「這怎麼辦？豈不是將我壓壞了？增至什麼程度？我不能走動了。」

「增至你的死期，你得向前走，走！」

「可憐呵！我走，我的路途有多遠呢？」

「到死爲止！走！」我的魂現出極兇惡的面容了。

我的背上的重載似乎更重了，朋友我怎麼不銷沉呢？然而我還要走！

十一，八。



## 紅玫瑰的故事

(上)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大約是在牧畜時代以前吧？

那時，大地上還是一片莽莽的原野。或者已經有了人跡，但是確實稀少極了。然而玫瑰花却早已繁生了。

玫瑰花遍生於原野上；自然，牠的皎豔的色彩和甜蜜的香氣，並不與現在所有的兩樣。不過有誰去欣賞牠呢？可是誰也不願欣賞牠嚟！

四季是刻板地運行着，玫瑰花便寂寞地含苞，寂寞地盛開，寂寞地萎謝，一切都是寂寂寞寞地過去。

那時的玫瑰花似乎是還沒有紅色的，人們之不欣賞牠，注意牠，大概



是爲了這個緣故嗎？

已經是夏初了，正是玫瑰花要盛開的時候了。牠開始顯出牠那皎豔的色彩，射出牠那甜蜜的香氣。

夏天的南風是多末溫和！好像醇醇的美酒一樣，喝了使人陶醉，連骨節都酥透了。於是最小的一朵玫瑰花快樂得搖曳牠的微弱身軀，而且跳舞了。

小玫瑰花的醉態招得同伴們嘻嘻地發笑。當然呀，小玫瑰花的快樂更要增加了呵。然而在左邊的一朵中年的玫瑰花嘻嘻地笑後，却吁起長氣來了。其實哩，牠似乎是早爲悲哀所佔有了，吁吁長氣，幾乎是日常的工作。但是小玫瑰花却以爲這是一種絕大的侮辱，便微微歪着身軀，嬌嗔地對那中年的玫瑰花說：

「朋友啊！快樂快樂些兒罷！這不是我們的最燦爛的時候麼？況在這

醇酒似的南風的吹拂之中呢？」

「你說的自然對呵！我們應該快樂，我們應該享樂現在；但……」  
中年的玫瑰花說到這裏，有點哽咽了。「請你原諒我，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感傷……」

中年的玫瑰花慢慢地閉上眼皮，深深地將頭垂下來，差不多要垂到潔白的胸前了；可是那亮晶晶的淚珠的流出，仍然逃不出牠的同伴的視線。小玫瑰花就不再往下說了，將身一徧，將嘴一撇，表示一種輕視的態度，還是像從前一般的快樂而搖曳。

.....

一羣蝴蝶——那時蝴蝶的確是成羣的——蝴蝶飛來了。

蝴蝶們是怎樣愛玫瑰花呀，蝴蝶們不忍離去。

時間對於牠們未免過於嚴酷了吧？現在，玫瑰花眼看是要萎謝了。蝴

蝶們雖然不忍玫瑰花這樣地委謝，但也無法可想；況且知道不久就是秋到來，秋後就是冬，自己也應該歸去了。

玫瑰花大概已經知道蝴蝶們的意思，一個個強打精神，開了一個最後的歡送會。大家都有了悲意，唯獨小玫瑰花不改從前的快樂；因為她知道冬後便是春，春後仍是夏，牠們又該盛開，蝴蝶們豈不也要重來麼？

(中)

固然是大家都要重逢的，然而究竟有些渺茫。誰敢說別後沒有什麼意外發生呢？而且暫時的別離，時期也不短促得怎麼！所以在小玫瑰花的希望中，不能不存在着多少的悽楚；於是牠的祝福的聲音就微微地抖顫着。

蝴蝶們開展了牠們的美麗的雙翅了，慢慢地遠了，遠了。

可是有個灰色的蝴蝶落後了，因為牠不住的回頭，牠不忍飛去。

灰色的蝴蝶是多末地愛玫瑰花們呀！牠尤其愛那小玫瑰花——愛牠的

嬌小，愛牠的玲瓏，……愛牠的一切。牠願望能夠永遠和牠在一起。現在牠們是要分開了，牠那得不彷徨呢？

自然對於牠們真是太殘酷了！在灰色的蝴蝶的腦海裏，湧起可怕的冰雪憧憬。牠很知道這冰雪足以消滅牠的微弱的生命，不得不隨着同伴們歸去。

牠思索，重思索，再思索。牠終歸落了後了！牠心中便這樣想：「小玫瑰花是如何的可愛呀！我能夠捨牠麼？回去罷！回去罷！回去看看牠！不然，這一年的光陰是怎樣地過嘍！」牠真個停止進行了，而且往回飛了。

小玫瑰花正在凝神地注視着天空，大概是思念蝴蝶們吧？所以灰色的蝴蝶的歸來，牠竟不覺得。

灰色的蝴蝶偷偷地飛到小玫瑰花的背後，輕輕地問：「我愛的，你是

思念着我麼？」

「誰？」小玫瑰花驚訝地回答，不自覺地轉過身來了。「你不是已經飛去了？夢嗎？秋和冬還沒過去，你就回來了嗎？」

「秋？冬？我不顧及那些了！我愛你，我要守着你，我不忍離去。」

「我願你永遠不離我而去。……」小玫瑰花欣喜得笑了，便搖擺着身軀，嬌憨地跳舞。

冰雪的恐怖佔據了玫瑰花們的心靈，但除却小玫瑰花以外。這時，也無中年的玫瑰花再來警告牠，隨牠恣意享樂。一切都是沉寂了，都是枯槁了！

灰色的蝴蝶迷戀着小玫瑰花，牠只求暫時的歡悅。

.....

恐怖畢竟現於事實了，北風呼呼地怪叫着。玫瑰花們都知道這是大摧

殘的預兆，而未日不久就會與牠們接近。牠們感覺到無比的戰慄，一個個縮著頭，連呼吸都不敢，以靜待死之神的裁判。小玫瑰雖然仍在努力的掙扎著，但是沒有昔日的活潑，不時從牠的口中可以聽出微弱的嘆息來。

灰色的蝴蝶確實起了歸去的念頭；然而同伴們已經早走了，孤獨地能夠向何方飛去呢？況且牠看見小玫瑰花這樣的憔悴，也不忍拋棄牠；所以下了決心，願與牠親愛的小玫瑰花共同生死。

「親愛的，好冷呀！挨近我呀！」小玫瑰花瑟瑟地抖顫，對灰色的蝴蝶說。

「我愛的，我已經很貼身的挨近了你。你看，我擁抱着你了。」灰色的蝴蝶安慰小玫瑰花。

的確的，小玫瑰花是在灰色的蝴蝶的擁抱中，這時，牠們倆都緘默了，都在玄想死之神的可怕的面容。

不料夜來竟有一場大雪。自然，一切的玫瑰花完全枯萎了，小玫瑰花也就喪失了牠的微弱的生命。可憐那灰色的蝴蝶仍站在小玫瑰花的枯萎的枝上，但尸體却早僵了。然而，牠們倆還是有一個美麗而甜蜜的美夢，我深信。

(下)

可愛的春，終究降臨世間了！使人陶醉而薰薰然的南風，又習習地吹拂了！這不是玫瑰花們所夢想的景像嗎？

習習的南風吹拂在玫瑰花們的身體上，於是玫瑰花們便欣欣向榮而且已含苞了；由含苞以至於盛開，現在正是玫瑰花盛開的時候。

小玫瑰花忘了恐怖的冰雪的憧憬，依樣嬌憨地搖擺着身軀，盈盈地跳舞了。他是怎樣快樂！快樂佔領了牠的心胸，她佔領了全世界。

小玫瑰花的伴侶——灰色的蝴蝶呢？誰能知道？大概牠已被冰雪所囹

牲了，或者牠那微弱的尸體就被埋在小玫瑰花的枝下；反正牠是已經死滅，小玫瑰花的腦子裏不會有牠的印象——一切都隨牠而消逝了呵！

可憐的灰色的蝴蝶……：……可愛的小玫瑰花……：

這時，已入了畜牧時代，莽莽的荒原上，也居然有了不定的人們的踪跡，然而這燦爛的玫瑰花的世界還是隱藏着。

牧羊人來到這深山的脚下，撐起帳幕了。他們在很久的行獵之後，一個個都疲乏了，都倦伏於各人的帳幕裏。

一個牧羊少年，大概他已過度的疲乏，竟而合不上他的雙眼，無聊地向四下裏注視着。他原無注視的目的，不過是注視着罷了。

他看見一個什麼，灰色的，飛的，在遊蕩，在彷徨，好似一個失了魂的漂泊者，他感到一種很濃厚的興味。

很濃厚的興味捉住了他，他竟不記起疲乏。



灰色的，飛的什麼，漸漸的向帳幕以外移去，他不自覺地掙了起來，隨定灰色的，飛的什麼。飛的飛，追的追，上了山坡，進了山谷——他迷路了。

夕陽已掛在遠山的頭上，他知道：這是可怕的黑暗將襲來的預示，他不禁有些兒戰慄，況且他的腹中已是飢餓。

他雖是迷失了路，然而他也只得向前走；偶然低頭，他才發現他在玫瑰花叢中。玫瑰花耀惑他的心目，似乎比灰色的，飛的什麼對於他更強烈，更使他感到濃厚的興味；遺忘了可怕的黑暗的襲來，遺忘了腹中的飢餓，遺忘了他自身。

玫瑰花輕輕地搖曳，散出來的甜蜜的香氣吸引了他，他也不忍離去。他以為這些玫瑰花真可愛，但那最小的更可愛。「如果我能將這最小的捧獻給她，她還不知是怎樣喜悅呢？……」他這樣想。

夕陽沒下遠山的背後，天色已近昏黃，他仍在那裏沈思。他忽然接近他所最愛的身邊去，要折牠了。

無知的牧羊少年，他不知玫瑰花是帶着刺——鋒利的刺的，於是他的手就立刻破了，迅速地流出一滴鮮血來。這滴鮮血正滴在花瓣上，花瓣上現出一點不可磨滅的紅跡。然而他並未灰心，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一滴，二滴，三滴，四滴，……最後，小玫瑰花全變做紅的了。

牧羊少年暈了，在淒涼的月色中，偃臥着的就是他的奄奄一息的慘白的屍體；他的血——他的血灌溉了小玫瑰花。

牧羊少年……玫瑰花……紅……血……

世界上這才開始有了一朵紅玫瑰花；據說，所有的紅玫瑰花都是從牠蕃殖出來的。

一九二五，十二，五夜。



## 苦 笑

一夜，在應當睡覺的時候，我披着衣服半臥着；已經飽受了寒氣的雨腿在被裏伸直，感到十分的酸意。

大概身體是太疲乏了，動也不一動；昏昏地沉沉地不知其所以然；更兼烟氣的散漫，好像墮入一個濃密的霧陣中了。

忽然，從屋頂上飄下一個裸體的小孩。他輕盈而默默地立在我的床前，但是我不願理他。

「可憐的人，你需要什麼？……」他猛烈地開口了。

「……」我仍然不願理他。

「可憐的人，你需要什麼？……」他又開口了。

「我嗎？不需要什麼。」我半靦着的兩眼微微地靜開了些。

「我將給與你……金錢，好不好？」

「金……錢，金錢於我有何用處？牠買不回我流掉了的心血。」

「我給與你以權利。」

「權利，牠補不好我已經殘碎了的心，也不能使我的身體強壯。」

「我給與你以幸福。」

「世間上再沒有比幸福還要空虛的物件。」

「我給與你以快樂」

「快樂只落得悲哀的回憶。」

「我給與你以希望。」

「希望是專會誘惑人的美麗的少女，她永不能讓人挨近她的身旁。」

「……那！我給與你什麼？你需要什麼？……他太懇切了。」

「我不需要什麼。」我決斷地回答他。

「我很願我能够幫助你，你究竟……」

「我只要死滅，死滅！」我的兩眼完全睜開了。

「什麼？我不願將牠隨便地給與任何人，……但你……」

「……死滅！」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煙之後說的。

「但你需要別的麼？」

「……」我又不理他了。

他木立許久，只得又輕盈而默默地飄起來了；我目送着他飄到屋頂上，報了他一個苦笑。於是，我又昏昏地，沉沉地不知其所以然，好像墮進一個濃密的煙霧陣中。

一九二六，一，十八晚



## 創痕的破裂

創痕滿體的我很不願自己出去求不可得的娛樂。在寂寂的深夜裏，一面摸撫着創痕，一面沉思着往事，聊以自慰。我往往從這裏面得着悽惻的怡悅，假定這是一種怡悅。

無聊地去到女師大的遊藝會的會場上，在嘈雜的人聲中，我也尋着一個較近的座位。噯，噯，噯，噯，赴會的人越來越多，而人聲便越嘈雜，彷彿夏日黃昏時候的蚊陣似的。

然而我偏感到寂寞，孤獨，悽涼……：我只得耐心地坐着。

開會了，主席出來報告過了，跳舞了，又跳舞了，一切與任何遊藝會一樣，我似乎有點悔意，爲什麼我來這裏尋不可得的娛樂呢？



寂寞，孤獨，淒涼……我感覺到。

葡萄仙子來了，綽約的姿勢好似一個不沾水的蜻蜓一般，飄飄的來到台前了。她雖然也是跳舞，但的確與別人跳舞不同，輕盈而含有深趣。並且，她的歌聲起了，漫妙而婉轉，吸住了觀衆的心。於是，偌大的戲場上頓時靜得死了似的空虛。

接連一個，兩個，三個，……仙子們都飄飄地在台上飛動，表現出活潑天真與青春的怡悅，我不得不陶醉了——陶醉在青春的濃烈的美酒裏。

自然，我也曾有過青春；但是，在我的回憶中，牠像一個陰陽雲密佈着天空的春日，沉穩得可怕；縱然時時也有不可捉摸的陽光射在我的身上，然而怎樣的飄渺呵，閃電一樣地消滅了。

兒時的伴侶都分散了，更有的離去了人間；而僅留的幾個人，也喪失了童心，那能還似昔日戲弄呢？偶然中，我漂回久別的故鄉去，故鄉變幻

了。我不能久留，仍然又遺棄那消逝我的青春的故鄉而遠去了。

這次歸去的結果，就是增加我對於青春的戀慕。「我很願意回去青春中。」這是C與我敘奮的一夜中最後說的一句話。我當時沒有回答什麼，誰還能第二個青春？我同C終究只有空空的瞻望着青春，而且反重了許多舊時的創痕。所以，現在我只有寂寞，孤獨，悽涼……。

噲的一聲，將我從青春的夢中驚醒；葡萄仙子已經要離去了。在她的最後的語中，好像含着人們彼此相愛的希望。仙子喲，你真個是飲着青春的濃列的美酒。但你知道人們是各住各的世界之中麼？他們的心田盡是恨，惡，嫉……的根苗。愛麼？誰知道牠在那裏……？然而，仙子畢竟是對的，因為她正飲着青春的濃列的美酒。

她去了呵，去了呵！場內的世界於是恢復了以前的狀態，我便又墮入了寂寞，獨孤，悽涼……我悵惘地出了戲場了。

在寒風凜凜的街上，足足地走了二小時，才回到睡臥的牢獄裏。誰知這暫時的怡悅竟使我的舊日的創痕寸寸地破裂了。——然而，怡悅雖是暫時的，怡悅終是怡悅，不是寂寞，孤獨，悽涼……。

一九二六，二，一，深夜中，

## 自 寫

「多言焉所告，繁辭訴與誰？」無已，其「自寫」乎？作「自寫」篇。

### (一)

我陷在矛與盾之間。

我覺得我竟像泰山的偉大，然而又發現自己竟如蒼海之一粟似的渺小。

我又覺着我較歐洲中古的騎士還勇敢，然而實在比老鼠見貓更其的懦弱。

我以爲殺生是殘忍的，不應該的，但不幸我却偏偏愛吃肉。

.....

我有二重人格吧？困在矛與盾之間，左右都有點爲難。取矛呢？取盾呢？結果是矛取不到手，盾也取不到手，空有「取」的想念而已。最可恨的是這相反的兩樣，我都捨不得拋棄，「取」的想念自然等於沒有了。沒有即是存，然而那是老聃所專利的邏輯，我不能做造哩！

(11)

我近來對於一件事，總喜歡反覆地思索。腦力雖是費了不少，毫無什麼結果。確乎這病是近來新添的。

一種種病只管新添，我將來會變做一個怎樣的狀態，很可令我疑慮。

在這個年頭，也真是沒有一條平坦的好路讓你走；惜乎仁義道德的假面孔，我有點不願屑裝，而土匪我又不能配做。

在岐路上的生活只有苟安吧？然而，果真能苟安下去，未嘗不是大

妙。

怕人朦蔽，仍是自己朦蔽，反覆的思索終歸是無用的。

像我這樣變態的青年，何止我一個？但爲什麼不見他們也如我一樣的  
徬徨呢？

應來了，我的眼睛又該被牠啄去了，沒有眼睛，倒是好事！黑暗世界中大可免去反覆的思索之苦；不過，恐怕這仍是我的一種過度的疑慮！

疑慮是一團火焰；牠能夠將我毀掉。然而，我却很愛這團火焰，因爲，實際上，世界上並沒有夏天，而冰雪差不多佈滿了眼前的一切。

(11)

我老實承認我曾經愛過幾個異性，但我並未都戀她們。

愛不即是戀愛，愚蠢的我總是這樣想；聰明的人怎樣想，我可不知道。

我也與任何孤獨者一樣，終日追求「愛」，而愛的女神不憐我；障得我與她之間的，就是誤解，換言之，就是野蠻性的遺留。

誠然，這真是沒法達到的希望，人類何時才能擺脫野蠻性的遺留？

經歷人們的各種新鮮花樣的結果，使我的精神有些變態，這確實不是虛假；即我自己也以爲我應該早入瘋人院。

然而，在未入瘋人院，或未與世間脫離關係之前，我還是要追求「愛」。我不能在沙漠裏生活。

做夢罷，總較枯澀着兩眼，望着飄渺得高不可攀而蔚藍得使人可怕的天空強得多。

幸而夢很可以自造，倒不須乎求人的惠予；但是能使夢怎樣保存長久些的方法，是急切的問題；因爲我的許多好夢都被她打破了，好像摔碎了一個美麗的花瓶，一破就不可收拾，這是很令我痛心的。

(四)

在外漂泊六年之久才回到故鄉，照理說，應該對故鄉怎樣戀戀才對，然而，我竟不這樣。這種心情，即我自己也不甚十分地了解。

故鄉，我在那裏消逝了我的全部青春，而且我的永別了的父母在墓中盼望游子的歸來，而且又有我的初戀的愛人居留着，而且還有我的永遠愛着而現今猶未忘的TT在江邊的楊柳之下不時地來往，但我去年毫不顧惜地離牠遠去了。

我或者終歸是漂泊者吧，沒有一點點子的家的留念。雖然我有僅餘的一個二哥和一個大姊，而我並不能與他們同行，各人奔赴各人的路程，幾乎永沒有相問詢的時候。

這真是寂寞呵！不幸我的理想之塔近來也忽然坍塌了，我不知道我應該向那裏走。徬徨於冷靜的荒墟裏，大有生氣都盡之概。或者理想之塔還



有重修的時候，但是那是將來的事，此時尙說不定。

(五)

無意中，翻出一封給T T而未寄的信來，從這封信上，我發現我太懦弱了。

我愛T T，是誰都知道的，她自己也很明白。但從不敢親口對她說「我愛你，」這一句話，雖然我是十分想說出來，而又料定她絕不會給我以難堪的。

可是我終於沒有開口，終於失掉開口的好機會，在我送她回故鄉時，我回故鄉訪她時，我離開故鄉時。

及至我從N城到P城，經過故鄉，才想到寫信告訴她的方法。然而，碰巧她偏不在校中，而我偏又不能多住一天，這封信終於沒有交給她，「我愛你！」這句話竟無機會說了。我是多末懦弱呀！

我於愛情，尙是懦弱到這步田地，於旁的，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實在不而不咒詛我自己！懦弱的人還有什麼光明的前途呢？

此時我最需要的似乎只是力量與勇氣，否則，我必不能走新的道路，而永遠沉沒於黑暗的獄中了。



「奇異思想是創作者底特權。」所以創作者在庸人的眼光中只是一個瘋子。

上帝付給我一個能產生奇異思想的腦，而不付給一雙能生產藝術的手。現在，我當然不成爲創作者，但神經病者的名目却早傳遍於熟識的人們的口中了。

我仍是個庸人，沒有多大生活力的庸人，有什麼胆子，敢與所謂民衆者反對？然而我的心中常常懷有獨特。（不一定是高超的）的意見，對於

什麼。

在某種環境之下，我很情願充一個缺少腦筋的動物，因為那樣，會使我的生活得安穩，可惜世上沒有如此容易的事！

自從採取「適遇而安」的方法，對於「瘋子」「神經病者」等等含譏諷的名詞，並不會感到難堪，倒也能够坦然過去。

我不盼望以奇異思想，創作的藝術品，可是「很願」二字僅僅表明我有這種心嚮，並不肯定；況且我何曾敢運用，會運用我的特權呢？

(七)

我的心絃近來弛緩太過，幾乎彈不出什麼聲調來。而我又不能強迫我自己，我是毫無自制能力的。

我的心絃的弛緩，正像海潮的退落；漸漸地平靜，以至於死寂。於是，在這種時候，我照例又想起自殺了。

自殺是一種厭世的表現，但我却不厭世，而且我還很愛牠。然而，因為對於目前一切現狀澈底的悲觀的結果，和十分勞動後想休息的意念，總以為離去這人間愈遠愈好了。所以我願死滅。

所以我得研究許多自殺的方法，手槍，我沒有；投水，我怕氣窒；最好的是吃藥水罷？我雖然把方法研究出來了，然而我沒有一回決定去實行過，因為我不是藥劑師，不知道那一種藥水能夠最快，最舒服地制人於死命。往往在這猶豫中，我又掙扎了許多不願走的路程。

及至心絃極度地弛緩之後，又便毫不顧惜地拋棄以前的主張了。牠迅速地緊張，以至於我覺得我應奮鬥，以至於我要拿起筆寫點什麼，以至於我立志打倒惡勢力，而開闢新樂園。然而，再以後呢？……………

一九二六，三月。



## 骷 髏 篇

終日掩埋在土堆的裏面，所見的，所聞的無非是些土的顏色和氣息。幸而我的腦筋尚未完全失其作用，否則，我真要以爲除土以外，世界上竟無別物了。

然而，幸即是不幸，因爲有點腦筋的作用，便不能安然伏於土的環境裏；所以，無聊之極，便自慰地造出許多渺茫的幻想来。

幻想究竟是空虛的，結果仍是自身受到損害。雖說損害早已成了我的家常便飯，但終不似飯之平常而可吃。爲拒絕損害，我也曾憤怒而詛咒過；至於憤怒和詛咒以上的行動，我也確實打算了；然而，一直到現在，我仍在打算之中，並未實行；這當然是懦弱的表現之一種吧？

順手將平日所想的寫了下來，居然有了好幾十節；我應該鄭重聲明：這些不成文字的文字絕非什麼文學的創作，只是爲抵抗長期間的土之顏色和氣息而寫的；雖然寫完之後，還是要見與聞那土的顏色和氣息。

土的環境大概是無打破之希望了，我所見與聞的自然不會變做別物，而我的幻想也不至立刻消滅，那末，損害依然要向我襲來，但那是「骷髏集」以外的事；這裏用不着多說了。

一九九二六，八，十四晨，北京。

1

當我閉眼抽煙的時候，看見煙霧那末容易消散，心中便有這種想念：  
如果我的記憶能像煙霧一般的消散，我必會減少無量數的痛苦。  
如果我的心能像煙霧一般的模糊，我也不會有難以磨去的記憶。  
如果我的生命能像煙霧一般的短促，我更不會怎樣怎樣的；一切都平

晴了！

我只有神往於煙霧的飄渺！

3

窗外的小鳥吱吱地叫着，牠們大概是歡迎春天吧？

的確是春天了，我覺着近來更懶了；許多正經的工作都拋棄一邊，不願動手去做。

夜中睡了十四小時，還未足；清朝似乎仍有點昏昏的神情。假使能夠永遠在睡態中，不知免去多少情思？

雪花雖然在眼簾外亂亂飄舞着，然而不是溫暖的；這足見春的可愛。但時間已不能在我的心中印下什麼痕跡，春光何有於我？反使我覺着嚴寒的冬的可怕。

3



不知名的野花在狂風中墜泣了！爲的什麼？春來時，給與牠以生命；春去時，又把牠的生命帶走了。牠從春那裏只得着一個美麗的幻夢！

4

說莊重點，情場像勇士角力的運動場，誰的技巧高明，誰就可以奪得錦標。說滑稽點，情場又像互相矇蔽的喜劇，誰能矇蔽對手的靈性，誰卽是最後的勝利者。表現懦弱，真誠，那是傻角幹的事。

可憐我正是情場上的一個傻角。

然而，犧牲了我不算什麼，如果她的美夢能實現。

5

狂風施威了，花與樹都搖曳地掙扎着。

生命不是享樂，不是圓滿；是掙扎，是毀滅，是一切苦悶的因緣。

6

欺騙對於人未嘗不是無益的。失意人如果得着假的愛憐，也或者可以聊慰他的心情吧？什麼不是虛僞？

我希望我的枯骨在黑暗中發出燐光，使昏迷藉着點點的微芒去奔赴前途，或燒燬這世界。但我的枯骨果能發光麼？我也不敢自信。

7

我實在不能在虛空裏生活，我總要自造一個夢，縱然這夢是怎樣的飄渺。……

8

心緒好似沾泥的柳絮，不能輕舉遠颺了，何況想入她的夢中？

雨絲紛飛，示我以春將離去的預兆。春呵，且去罷！牠偏遺留些痕跡，讓人們細細地追尋。

9

我被人間決絕地拼棄了，然而我又被牠強迫着歸還牠的債。  
生命是小騙子，宇宙是大騙子，人間是一個虛偽的騙局。

10

詩人哭泣了，因為他的理想的塔忽然頹圮了。

哲學家也哭泣了，因為他終究解決不了永久的大謎。

死之神在旁邊微微地含笑，並且說道：「我就是唯一的真理，思索我

罷！」

「我不能思索你！」詩人回答。

「我更不能思索你！」哲學家也這樣的回答。

「固執的你們，終有思索我的時候。」死之神現出死的猶笑了。

11

愛之神，我咒詛你！

請你不要再捉戲我，拔下我的心上的愛之箭！

否則，請你不怪我，我就以利刃對待你了！

我是人，我也有我的靈魂；爲什麼我應該受你的遭踏呢？

12

我不能貢獻什麼，可是我也不願受什麼贈與；我將在莽莽的荒原上任自己去消逝。

13

聰明的，機警的人們，等待着罷！

或者也有你們的徽幸。

但復仇的女神絕非是循私的，她不知道什麼叫做聰明，機警，……。

14

做了許多不相連接的夢，週身都覺得萬分的疲乏。

然而疲乏之中正隱着莫名的安慰。

毒藥是有害於生命的，但我已吃進口中，捨不得往外嘔吐。

15

我的理想的墓門永遠是開着的，這是我不幸的大根源。

16

竟有這樣樂觀的詩人，怎不使我驚訝！他勸我：

「朋友，享樂罷！躺在清風明月中，夠多末清靜呵！清風明月是歸你管領的。」

我不做聲。

「脫了一切的枷鎖，又够多末自由呵！」

我還是不做聲。

「誰見了你這點數，都起恐懼的意念，又夠多末光榮！」

我仍然不做聲。

「我不懂你爲什麼這樣的緘默？我真不懂！……」

「不懂？你能還我的青春，心情，勇氣，生命……麼？你能指給我一條路，讓我去尋求麼？不懂原是不懂。」我開口了。

他居然怔住了，但一回兒，他却吟着他最得意的詩句，紆緩而抑揚地走遠了。

17

毫不隱藏地，我露在日光中；我是這樣的，任憑人們去用什麼眼光觀察。

事實壓勝於雄辯。

18

她或者不會忘了我，我仍然這樣想。

我倒要悵惘了，如果我的涉想不錯。

擾亂了她的生活的安靜，我豈不是負了罪麼？

留下許多痕跡於沙漠的原野上，然而我又無力消滅掉。

寂寞也是好的，白茫茫地，白茫茫地多末有死的趣味呵！

19

厭倦將我囚住了。

厭倦，厭倦，厭倦了！

殘敗的秋深時的落葉，衰老了的嚴風中的楊柳，瑟瑟地，抖顫地，困頓地向前掙扎。

過了一個黑夜而崎嶇的小道，又是一個黑暗而崎嶇的小道，而背後仍有不知來自何處的力迫我前進。

藍色的天空中的星星閃眼地望着我哭了。

慘然，……痛楚，……呻吟，……。

我的靈魂總用很大的鞭子竭力地鞭策我，在任何時候。

我的靈魂是不原諒我的。

毀滅與保守爭戰了。

「我的威權是多末可怕呀！我能剷除任何什麼的生命；誰見了我不是戰慄的？」毀滅這樣大聲地說。

「我不怕，」保守回答：「我不懂什麼是威權我可以用頑固來執着生命。」

「可憐的人，你終究有一天要懂得的。」

「懂得又怎麼樣？」



「你的生命是腐敗的，我不願牠永久存在；你的頑固抵得住利刃麼？」

「不管腐敗不腐敗，她確實是我的，我不應該不執着。」

「好罷，看你執着罷，恐的人！」

頑固真是抵不過利刃，保守被毀滅刺傷了，死於地下了。

.....

毀滅瘋狂了，覺着自己是世界上的唯一的真理，不想却遇見了創造一個自以為是，至高無上的夢想者，也就是保守的祖先。

「好的，你來了，可憐的人！」毀滅一味傻笑。

「你能把我怎樣？」創造質問毀滅。

「我要刺殺你，正如我刺殺保守一樣容易。」

「哼，我有力量的武器，瘋狂者來罷！」

毀滅又與創造交戰了，但他刺傷了一個生命，創造又新生了一個生

命，於是彼此都知道遇着敵手了。

毀滅雖不能奪去創造的靈魂，然而創造所生的生命終是死於他的利刃之下。

他們倆永遠交戰着。

.....

但是，但是在這種世界裏，我很盼望毀滅能統御了一切。

22

連日來，我的墓前的白樹也靜止了。

聽不見蕭蕭的悲歌，這不可忍受的寂寞呀！

23

倘若你經過我的墓門時，請你默默地祈禱。

不要憑弔我，爲我愛的而祝福！

從你的虔誠的祈禱聲中，我將得着莫名的欣愉與安慰。

24

我也應該是有靈魂的，雖是一個骷髏。你們却不能像野蠻人似的把我當一個娛樂的玩具而嬉弄；你們不是自認爲文明的有理性的人類麼？

25

在細雨滴瀝的聲中，窗前所擺着的一瓶芍藥花都現出慘淡的憔悴的色  
彩了。

三個大的花朵還勉強支持着，兩個小些的幾乎有點不堪了。牠們的周圍都起了一層黑暗的邊緣。

我墜在人們的侮辱聲中，而牠們曾經將溫甜的香氣送進我的鼻內，似乎表示對我的慰憐。但是，我無力挽回牠們的頹運，只有悵望着牠們殘褪而凋謝。

窗外的雨聲更急了。

26

碧色的波浪在我的眼前發光，誘惑我去擁抱她……。

「我何時才能夠腐爛？」我將這個問題問過時光老人。時光老人沉默不答，奈何？

27

沒有我的悲慘，怎麼顯出你們的幸運；沒有我的憂愁，怎麼顯出你們的快樂；沒有我的醜陋，怎麼顯出你們的美麗？……：

上帝只給我一個點綴人間的使命，然而我不願盡職了；我已記着了。我只是我呀！

28

黑的邊緣越發的擴大，白的芍藥就完全萎靡了。

明月淒清的午夜中，我偷偷地將牠們送至人跡不到的牆外。

「再會罷，白的芍藥，願你不至於受人的踐踏，在一息尚存之前；死後，誰能管呢？」

29

愛情被愚鎖在一間鐵屋中，愛情儘管用力磨擦鎖住她的鐵鍊。她相信宇宙若不滅，這鐵鍊終有磨斷的一日在。磨鐵鍊的聲浪，便從此微弱地透  
出鐵壁以外。

30

將來是一個黑暗而深遠的不能瞻望的甬道，而且又是一個虛幻難測的不可知曉的啞謎。

31

頹廢是疲倦的因緣，疲倦是痛苦的結果，痛苦的原因是快樂，快樂產

自希冀，勞作又生希冀。……

大圈圈內有一個小圈圈，小圈圈裏更有一個小圈圈，……正中站着的  
是死之神。死之神雖被牠們緊緊地包圍，終究將牠們都一起打倒，偉大的  
死之神！

32

好燦爛的朝陽，然而接着的是炙熱的光與寒涼的風，然而又接着的是  
黃昏，然而又接着的是黑暗的夜；久困於這黑暗之夜中的我，實在缺少幻  
想好燦爛的朝陽的勇氣。

這是多末呆滯而乏趣的一幕虛偽的滑稽劇呀，但我仍在舞台上盤旋！

33

回憶像一泓止水中的清冽而美麗的倒影；雖可瞻望，但無從捉摸。

無從捉摸的回憶却永久在止水中倒懸着。

蔚藍的天空死緊緊地將我罩住，我不能呼吸了。

牠真蔚藍得可怕，現出一副極其令人恐怖的面容。這面容的背後充滿了惡意。

然而牠又似乎高渺得很，高渺得像離去了人間。

牠究竟想怎樣安排我，我確實有點不懂，也思索不透牠。

我揭開了四層桃色的帳幕了。

每層帳幕的後面，都有一片沙漠。

我在沙漠中輾轉，又望見前途上一個桃色的帳幕。

去揭呢？不揭呢？牠的後面不也是與這相類似的沙漠？疑慮在我的心中燃燒。

36

我是她的俘虜，她是我的征服者。

她曾經給我許多無價的禮物。

神秘的微笑，脈脈的凝視，纏綿的溫語，力量的啓示，痛苦的感覺，……這些禮物我都一一謹慎地保藏着。

「我貢獻了什麼給她呢？」

37

幕前的白楊上盡是烏鴉的呱呱聲。

玲瓏的麻雀也不飛到這裏唱歌了。

38

哲學家告訴我說：「世界是虛幻的。」

文學家告訴我說：「世界是實在的。」



我只含笑。

宗教家開口了，然而我不願意聽。

39

逝去了的是一切，一切是逝去了的。

在可怕的虛空中，我把握不住牠們，而又把握住牠們。牠們儘管在虛空中振蕩。

什麼？

「？」是宇宙的最高的原理。

40

我的心情，說來慚愧得很，連我自己也不能了解；這雖是奇特而實是平庸的事。

我無時無刻不感覺到失意在我的後面追逐。我緊緊地躲避，猶如被傷

了的虎爲獵士所窘迫一樣；但牠緊緊追逐，又猶如獵士之不以虎已被傷而饒恕一樣。

在這一直線的行程中，我的心誠然有些惶恐。

41

還能夠鼓起我的勇氣的，是人們的譏刺與苦笑，不是人們的鼓勵和勸勉。我原有無量數的缺點，但我不肯掩飾。

42

揭開我的生命史的，一頁是空白的；又揭開一頁，仍是空白的；再揭開一頁，還是空白的；永遠揭下去，或者永遠是空白的；但最後的一頁呢？

「在人們的漠視中，完成我的弱小的生命了！」我猜想着在那裏常常寫着這末一句題語。可是，我也不敢說定；我能够保證牠不會是模糊了的空

白嗎？

「有之不多，無之不少，」而無增減於人類的我呀！……………

43

人類比禽獸多了一副可以思維的腦筋，即是人類比禽獸更野蠻的証據；或者你不願那末想，但你原是人類之一呵！

44

炙熱薰蒸我的骨，我的骨將變為溶岩而薰蒸這極堅強的地殼。

而且，我的骨又將化為濃煙，矇蔽那青的天空。青的天空，我恨牠！

45

「戀愛不是罪惡！」老的，少的都如是乾叫。

然而，牠為老的，少的所輕視，所追害。

然而，老的，少的仍然那樣乾叫：「戀愛不是罪惡！」

然而，譴責總是降在戀愛的身上。

及至他們不這樣乾叫時，戀愛却早已死去了。

46

無聊的絲織成一個大網，網住這旋轉不已的地球；於是地球便在無聊中打滾，人類也就不得不降服於牠而變做順從的奴隸了。

47

淒慘的蟲鳴聲做了我的催眠歌，我終於安然地睡去了。

許多憧憬在我的眼前亂幌，我的頭腦似乎極其昏昏地。

一陣凌亂，一陣雜踏，好像還有一陣溫香。

呼呼的幾聲，殘敗的花瓣落了一地，而同時，憧憬也無踪跡了。風

呵，我感謝你！

「我能留下什麼在這人間？」感傷者自問，但他不能回答自己的問題。

「踪跡，一場微雨以後消失了。」

「記憶，一次睡眠以後也喪失了。」

「.....」

「虛無吧？.....」

「可憐我連虛無都不能遺留下！」他的心很覺得慘然。

不然，也太單調了，僅有喜劇的連演。

我能相信人是趨樂避苦的麼？爲什麼人願意採有刺的玫瑰而不願吃醫病的藥？這或者.....人是不可理解的動物。

50

弱草也應該有牠的搖曳的自由。

在我的身上馳騁的人們，或者真有不能不踐踏我的苦衷。

但我們至少也得明白我是有心靈的。將你們的鐵蹄稍微輕些兒舉放

罷！

51

噩夢終日逼臨我。

非人間而有非噩夢，那倒是希奇了。

夢雖噩，總還是夢。

然而，冷酷的正在那裏猶惡地睜着兩眼哩！

52

我之祈求是爲的保全殘命麼？是爲的完成事業麼？是爲的難捨前途的光明麼？是爲的「什麼」的「什麼」麼？直搗了當的說罷，求你們替我遺留下一點點子的心靈，好爲我愛的而謳歌。

至於我，我何曾吝惜我的一切呢？

53

我彷彿看見我的消瘦得只剩下一個輪廓的憧影搖動，在煙霧充滿了的室內。

54

在死了之後而仍掙扎着的人們似乎不會有的。

活着而在掙扎着的人們就真有麼？我要問。雖然他們自詡着是一步步地奔赴所謂的前途。

55

黑暗的牢獄對於我無異幸福的樂土，我何嘗需要什麼光明？

在那裏，我良可以舒適地吸着煙，甜甜地睡着覺，寂靜地消融着生氣，像化石一般眠臥着。

如果這黑暗的牢獄有朝一日殘破了，如果有什麼考古家探幽覓奇地把我尋着，希望他不要爲我嘆息，當他讀到我的身上的碣文的時候。

「祝福世人，

你們任意地享樂罷！

我負着所有的愁苦，無情，不幸，……逝去了。

在運命之神的面前，

我盡力地爲你們求不能破滅的美滿的夢，

或者是雲煙渺茫的記憶。

世人呵，祝福你們！」

一九二六，五——六。





## 給強梁者和弱小者

### 一

積威之下，是不容人亂說的。若是頑強不理會時，則將來的命運可知。這話真或者含有芝麻大的真理。

然而上帝也太作弄人了。他付給人一個腦，已經使人難堪萬分了，更付給人一個嘴吧。其意豈不善哉？人之不至全數變做傻瓜與啞吧者，上帝之力也。

但不幸上帝因為是有意志的，所以也便與人一樣有許多對頭。他的對頭對於他所創造的人，當然不會懷有什麼好感了。

他的對頭有的是積威，於是禁止人去思想，去說話。然而，人却為難

了。在這二重首領之下，兩方都是得罪不得的；何去何從，可惜無太史爲我們占卜；不然，也可以尋得一條道路吧？

我記得有那一位腦筋混亂的文學家發過真理不會磨滅的偉論，我們的腦筋是思想的，嘴吧是說話的，顯而是無上的真理，我們之思想與說話，乃是事之不得已者。況且我們不是不甘壓迫麼？況且我不是自稱爲上帝的子孫麼？爲親親之義起見，也不得不反抗我們祖先的對頭了。雖然現在是有積威壓迫我們，我們已是顧不得那些了。

## 二

如果你自以爲是老虎，耀武揚威，大有不可一世之概。那末，好罷！請你去與獅子較量一下，然而你却專愛和綿羊搗亂。

所以你永遠是勝利者！可惜你只有這一點點子的小聰明；再多些時，或者因此做到太上軍閥的地位，也是不可料的事。

因爲你只有這一點點子的小聰明，我一眼就能將你看個透澈。然而本不必再多，居今之世，這倒是一個待人接物的妙訣。

原因是很明顯的，獅子稀少，而綿羊則太多。於是，我驅我策，揚名聲，顯父母，便都在這裏了。此所以上至于賣燒餅，下至於掏毛的，都有充大人先生們的資格，無怪中國的名流之特別多也。

但是獅子雖少，不能說沒有，他們終究是別人的奴隸。幸而他們還能一面作威作福，一面會搖尾乞憐，這樁本領即是他們保存種族綿延今日而又發揚光大的主方。

### 三

人生只是兩個方式：不是壓迫人，就是被人壓迫。如果你不能或不  
敢，或不願上儕於壓迫者之林，那你之被人壓迫，乃是活該的，正無須乎  
含着兩泡眼淚向人去訴苦。

不過，據某人所說，訴苦是人類的常情，而且這句話已有普遍的承認。但果真你去訴苦時，人們將玩賞掛在你的眼角上的晶瑩的淚珠；你所得的，仍然不外乎那些了。

報復的思想，當然有時潛起於你的心深處，但天上不能掉麵包下來給你，到最後，乃是空口說白話，矇誑自己罷了。然而，矇誑着自己也未嘗不妙，可惜事實總是引起你的懷疑。

或者你屈服了罷，或者你忿怒了罷？屈服與忿怒都不能使人怎樣，則你所受的損害與利益，也就可以想像而知了。

做夢的方法的確欠佳妙，因為人們會將你擾醒；喝安眠藥水，倒是良法，但也有醒過來的一天。那末，如之何呢？

#### 四

殺了我，算得什麼？吃了我，又算得什麼？

不過我要求你們一件事，不要惺惺作態地，滿口仁義道德地殺或吃。蛇不殺人麼？虎不吃人麼？蛇與虎雖受了野蠻的好聽的名詞的尊號，然而牠們並不感恩，或是害怕；得着機會，仍是故態復萌。

但是，人又何嘗不殺蛇，吃虎呢？人終究是萬物之靈，所以人是對的，蛇是該被殺，虎是該被吃的；那末，牛羊更是該被殺或吃的了。

「更」的理由，就是牛羊是比蛇，虎柔服些，豈有他哉？

揭開黑幕一看，人又終究是獸類之一種，還是脫不了獸類的野蠻性；得着機會，也是故態復萌。所不同者，就是人比蛇虎的本身高明些，使受苦者雖是心裏難受，口裏說不出，更或者必須感謝施手術的他們的恩典，而覺得自己是該被殺或吃的。

不過我有點不愛受抬舉。我甯可受蛇與虎的殺，吃，不願被人惺惺作態地，滿口仁義道德地殺，吃；更不能口裏喝着「臣罪當誅，天子聖明」

的欺心的調子來誑後來者。算得什麼？

## 五

原是兩條相平行的直線，永遠合不在一塊，因為牠們就無相交的可能。

這正如你們之與我一樣，無一時不是相背而馳的。但我不願討厭你，你壓根兒沒存在我的眼內過。

我有誇大狂吧？或者如此。但也不盡然。反正我不吃你們，你們即吃我。我現在所急急研究的方法，不是飽，睡，玩等等，似乎只是怎樣抵抗你們，而先吃了你們。

這兩條平行線，無量延長，我與你們之間的爭鬥也將愈演愈烈！不能避免的事還不如讓牠早點實現的好呵！

說到起因，奇特而又奇特，完全是一「狗拿耗子」之類。可惜真正是怎

麼一回事，你們不明白，他們不明白，我也不明白。然而中國的事不必求明白，放火殺人等等皆可施行。所以然者，有奴隸的幫助。

他有奴隸，他就得厲害，誰叫我是光桿呢？然而光桿也要與你們，他們站在平行的綫上，面對面的仇視着！

一九二六，九，一。





## 給一個可愛的人兒

我愛你！

這是我的意志，誰也不能干涉，我也不容誰來干涉，直捷了當地說。

我不懂什麼是禮教，是社會的制裁，是道德的束縛……和其他一切的像煞那末一回事的名詞。我就是我，所以我才不懂。

我和你是陌生的人，我不應該牽連你，然而陌生又怎麼樣？我敢說：我們彼此却認識得很清楚；現在我還覺得你在我面前！

況且我愛你呢，可愛的人兒呀！

第一次我們是在那裏會見的呀？我還記得。你呢？我不知道，請你問你自己。是在兩年前M學校的游藝會中。

那一瞬間，像暴風雨中的閃電那末快，我捉着了！你不注意我，你躲藏我，或者你是討厭我，那些我都不管，反正於我無碍。

我不是說過我愛你麼？

你的模樣——我說不出。我拿那些毫無生氣的什麼星星，月亮，花木，仙女比你罷，我又不願意，因為你是活的人。你自己應該知道，你難道不照鏡子麼？我就是一面鏡子，我把你的整個的影子都映在心裏！你的缺點也毫無隱藏地在這鏡中映出。——

然而，我愛你啊！

那次以後，我也曾見過穿單衣的你，穿夾衣的你，穿棉衣和皮衣的你，總之，我見過各式各樣的你。你終於還是你，那就是說，你總是個可愛的女郎。而你老是似高傲，又似連戀地對我。我要拒絕你的高傲和那連戀。

但是，我愛你喲！

又是在M學校的游藝會中，偏又擠在一條橫線上，竟有那些人隔絕我們，而我偏偏側着身子看你。我忘却我是在那裏了！噲噲然地有如失掉了糞堆的蒼蠅似的人們呀，也遺忘了我是站在他們的圍中。我倒不在乎他們擠壓我，只要我的視線能夠射到你的身上。

C君可知道了：我是愛你了。

以後，以後，誰記得有幾次，我是見着你？不，我該這末說：抓着。你曾聽說「見着」就是這樣戀戀不捨麼？

不過是因爲我愛你呀！

可惡的雨大，然而雨天却給我倆遇着的好機會，我發現了你完全稚氣得很！你緋紅着臉，輕輕地咬着下嘴唇，（這嘴唇，我應該怎樣形容呀！）望着雨點，在S校的門口。我站在你面前，我在咒詛這雨點爲什麼不奏出

悅耳的音樂來安慰你這可愛的人兒！

這知趣的雨點居然會譏笑我愛你！

我仍然看見你在這灰色的城中往來，這真不幸得很；但更不幸的是我仍然不能忘却你。明白地說，我不是精神戀愛論者，我不能拋棄我的軀殼；所以我還得去襲擊古老的城池，去救出我自己。可是這有什麼關係呢？

反正我愛你！

可愛的人兒呀，我祝福你！我也應該祝福我自己。因為我只希望能多地看見你，因為我愛你！可惡的雨點又在窗外譏笑我——然而，祝福你！

一九二七，七，十一日雨中，北京。

## 病中偶得

1

馴良的羔羊終於只有在鞭撻之下哞哞地叫，在重圍中亂撞；最後仍然是走上別人替牠們預備着的而牠們自己也以為較好的道路。

死！

然而馴良的哞叫嚇不住執鞭的人！

2

舊的，他們是不滿意了，也知道需要新的。

舊的剛毀，新的未來之先，他們又不滿意了，因為已經變為一無所有了。

新舊合璧罷，然而不久，他們還是不滿意了，新的有被舊的泯滅的危險。

害怕「一無所有」的他們在日曆中就尋不出滿意的一天。

3

輾轉於荆棘中的人沒有希望，或者是失意；也不會花呀，愛呀，上帝呀地亂叫。

即或生命消逝了，尤其不盼望別人替他立一面什麼紀念碑之類的東西；他拒絕這些脆弱的。

4

玫瑰色的酒，或者真能洗染這個世界罷。

但玫瑰色的夢，我要棄去，因為牠本身就是空虛的。

我所要的是玫瑰，不是牠的色的夢或酒。

然而有的人却甘願抱着空虛，像得了一個寶貝，然而他自己却首先受到空虛的打擊。

一九二七，七，廿八日，北京。





雜想

「三一八」

1

今日之事，一言可決：我不殺人，人必殺我。

我們是不是有我們的武器？

我們甘心情願這樣被宰殺？犧牲不是犧牲者的痛苦，後死者從此懾服，才是犧牲者的痛苦。

我試問：被暴力壓迫，甚至於就刑而不得不引領的是那一種生物？是  
不是豬？是不是羊？人麼？

人不應該那樣沒出息，不能那樣懦弱！

讓僱來的奴隸欺侮主人——民衆，就隨他們倒行逆施了罷？

我們是人，我們是主人，我們要爭我們的人格，我們不能像豬，羊：

……一般引領就刑。

爲我們的前途，爲我們的權利，爲我們的生命，爲我們的什麼什麼計，我們都應該起來，打倒我們的敵人，剷除暴力。

空口嚶嚶是無用的，多餘的；我們的武器在那裏？我們該尋求我們自己防禦的武器？

犧牲者的痛苦是後死者從此懾服。我不殺人，人必殺我。

2

說到詩罷，自從鐵獅子胡同叢篁前演出慘劇以來，許多血呀淚呀的作品一大批一大批的產生；這齣慘劇（不就別的而論）對於我們的詩人，總算有點供獻了吧？

我們的詩人真是感覺靈敏，旁人流血，他們居然會鼻涕滿面地哭泣；然而靈敏即是遲鈍，非等到有慘劇，他們才會做詩。

涕泣也是應該的吧，可是空空的涕泣，誰可憐你？如其我們真覺熱血在肚內沸騰，能開鎗的就應該學拜倫到希臘去從軍，能駕飛機就應該學鄧南遮去佔費姆；這固然是危險的，然而真的詩人却願意傻幹。

我們的詩人，聰明絕頂；外面（內裏只有他們的愛人知道。）血呀淚呀地涕泣着，大可以換得熱情的美譽。然而詩却抵不得犧牲者所流的血，流出敵人的血。

血才能贖血！

3

好像有人說：這真是奇蹟！剛暴發的時候，我也這樣想。但我往向裏一看，立刻知道我是錯了，這實在不奇。

所謂「革命」的段政府間接槍殺民衆，所謂「革命」的段政府的衛隊直接槍殺民衆，自然似乎是矛盾；但要明白，「革命」是寫在通電與掛在口頭上的。而況政府和軍隊是久與民衆爲敵者乎？而況民衆又大半是學生乎？而況又有整頓學風命令乎？於是這矛盾的事實終於出現了。

因爲外交而請願，本是理所當然，好像陳二奶奶的裹腳布一樣，稀鬆又平常。在我們這面的人，自是如此覺得；然而他們那面呢，却想：請願就是「起閩」，夫衛隊者，衛狗與糞窟（並非衛人與國）者也。對於「起閩」的不安份子，焉得不加以攻擊，何奇之有哉？

如果以爲這件事是奇蹟，在中國，奇蹟也太多了；這樣的政府也要掛起「革命」的招牌，便是好例之一。

4

撫卹令已下，這算是一個結束，至多在歷史中記下一句：「十五年三

月十八日，馬廠警師的段祺瑞嗾使衛隊在執政府前虐殺因外交請願之愛國民衆的話罷了。然而那是將來的事，執政固執現在之政也。

我對於慘案不願再批評什麼，因為我早已以爲所謂執政者，也就是變像的暴徒，與我們立在不同的陣地上，我們之被屠殺，乃是「意表之內」的事。謹遵我孔夫子責備賢者之意，對於不賢者，不再齒及，那無異使狗嘴裏吐出象牙來，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們學生在他們的眼中都是精神病者，都有二重人格。他們一方面說：「青年學子，熱心愛國」；「青年學生，衛國心切」；但另一方面又指爲暴徒。於是槍開了，誰知受屠殺正是他們認爲「熱心愛國」，「衛國心切」的青年學生。如果我們真是暴徒，老實說，早可以做執政了。

「死傷人數列表……檢查餘衆，竟有多數學生同在其列」。豈但「竟有」，簡直就有十分之九。也難怪他們之要開槍轟擊，因爲他們的耳朵

「竟」瞎了，眼睛「竟」瞎了；「竟」然如是，吁，亦可哀已！吾於鸚鵡之執政何責。

5

我們應該緘默，呻吟呼號能否打倒我們的敵人？敵人正以我們的呼號呻吟爲快樂，爲悅耳。籠中鳥雖不爲賞玩者歌唱，但賞玩者却能欣賞牠的好音。

緘默是恨的根苗，是復仇的先驅。恨的根苗好似春風中的野草，滋長得豐茂而迅速；曾見過有什麼兇猛的火焰能把春風中的野草剷除淨盡了呢？

威權是清晨的濃霧，牠雖能遮蔽光明，但終不能永遠密蔽着，終有散去的末日在！

野草自然不會歌唱，然而牠必有見光明的一日，而籠中鳥只有至閉死

爲止。

可贊揚的緘默，不是屈服，是刺殺威權的利刃！

十五，三，二十日





## 里夫民族和克里木將軍

### 1

報紙說：法蘭西正在壓制摩洛哥叛亂，而且還勾結了西班牙。

然而，叛亂也就是革命，在里夫民族的心中；而徒步戰線的老戰士居然敢宣言：「不得自主，即無和平可言！」這是怎樣的一種聲音啊！

在這羣強爭雄的時代，又在這弱肉強食的人世，微弱的里夫民族射出反抗壓迫的光輝，我實在不能不承認他們是有堅強而勇敢的靈魂的。

請你們不要自翹了罷，也不要自以爲是愛自由的國民。愛自由的國家却來壓迫要自主的民族；然而真正愛自由的民族是不屈服於任何侵略的國家，更不會被假愛自由的國家的欺騙。

有這樣的民族，才有這樣的戰士；有這樣的戰士，才有這樣的言語。唯獨這樣的民族才能走到自由之路，我怕想到中國。

2

聽說里夫民族終爲所謂愛自由的法蘭西所征服了，而且爲自己民族的前途而奮鬥的克里木將軍也同時被囚了。這個很使我惘然。

克里木將軍雖然是失敗了，但他的精神實已得着更大的成功。他沒有悲哀，也沒有失望，我想着；因爲他絕不會想到那些。但他却應該有一種恐懼，恐懼他的民衆從此懾服而不再作奮鬥的工作。否則，他們的民族的前途就很難說了。

祝福克里木將軍！

3

摩洛哥的命運是更惡劣了，克里木將軍被送至馬達加斯加的荒島上。

永世不許他回到他親愛的故國；愛自由的法蘭西正在與西班牙商量瓜分摩洛哥的方法。

摩洛哥王業已虔誠地去朝見他的天國，感恩以至於涕零，極口稱贊法蘭西的大德。

他不但愛自己的國家，而且還愛自己的國家的文化，這是他再三聲明的。但我不相信偏偏就有愛管閒事的法蘭西來替他保存國家和文化。又出來一個好聽而美麗的名詞，就是保存他國文化。

這種事實，眼看快臨到這自尊自大的中國了。我們的革命首領孫中山先生之離開我們較克里木將軍所住的馬達加斯卡去摩洛哥更遠了；而像摩洛哥王似的東西却多得比蠶蛆還要多。我們似乎也有飄流什麼荒島的危險，除了當亡國奴以外。

你這不自振作的中國民族呀，看你什麼時候才會自覺！



## 前途

1

救治一個內部腐爛了的國家而用什麼和平穩重方法是完全無效的，正如醫生診斷膿瘡，必得要操刀而割。

我們的國家究竟是怎樣的情形，我不願隱瞞，真是比腐爛還再下一等；所以我們應採何種救治的方法，大家當能想到，是什麼呢？

如果以為這乃是國粹或是立國的特點，我不能昧良心說這種自甘滅亡的話。

國粹正是國渣，特點也正是缺點；內部腐爛的原因便是國粹與特點作祟。將來中國必會亡於國粹與其特點上，如果真有那末一天。

仔細觀察目前的趨勢，似大家往那滅亡的道路上走，老年人在前面顛仆，少年人在後面亂滾。我不明白爲什麼這樣恨自己的國家。

保存國粹，發揮特點，即是愛國，我實在有點不敢承認；因爲我不願以爲膿瘡是一個人的精華或他的特點。本來肉是自己的肉，操刀而割，有些不能下手，但爲前途起見，不這樣，便難速愈。

2

就現狀看起來，真是有點使人寒心。但我並非什麼絕對悲觀論者，寒心的緣故也就是希望過高，摔在現實的地上太重。

如果我真能焚香靜坐，仿效高人隱士的生活，只注重精神一方面，物質好像是狗的一樣，那末，我或者比任何都要快樂一些。然而，我苦於不能。

更或者用消極的方法，不去反觀一切，真能夠模模糊糊地混過去，得

過且過，得了且了，苟安一時；然而，我又苦於不能。

我覺着民國的事物，樣樣都應該另行制造一回才好。民國的根基似乎是蓋在奴隸性的東西身上的。因為這種根基不結實，民國便時時刻刻有傾覆的危險。

於是我就這樣想：政治上的改換，固是需要的；思想上的改換更是需要的。我總以為中國是太平靜了，倘要有一次空前絕後的改變才好。否則，仍照着苟安的道路走下去，則前途如何，我不敢說。

3

對於中國，無論你是用什麼方法和方式來療治她的病，都是藥不對症的。

中國的病不是因那一部份有機體損壞而發生的；如果這樣，那倒好辦了。不幸她的病却是在她的生命上起了一層毒徵。



這種毒徵隨處可以發現；存於裏面者是國民性之懦弱，苟安；……存於外面者，是什麼同善社，什麼教等等。

有人說過：民族有衰老的時候，衰老的徵象便是毒徵叢生，那末，我們的民族是衰老了吧？

但我不相信其中就沒有新興的份子；明白地說：我對於老人和青年人都絕望了；對於那些未來的主人——現時之幼小者——的身上，才夢想着一線曙光。這個曙光或者才能使病的中國重睹光明，再恢復她的從前的康健。

所以，毒徵之傳染的防禦，倒是一個最緊切的問題，專用什麼方式去療治中國，我總懷有疑問。

4

像中國這種國度，居然能够存在幾千年，確實是不可理解的事。上自

「於什麼什麼最高當局，下至於沿門托鉢的叫化子，那一個不是喪心病狂，精神都有點變態了？」

我曾經想到：災難總有降在中國的一天，可惜我們連抵抗災難的能  
力，一點都沒有，何況消滅牠呢？這是很可憂慮的事。

我很知道我是頗有媚外的嫌疑的；國家主義者們或者會打上我的門  
吧？但我却無什麼畏懼之念，因為我不愛腐敗的國家，正是愛國。

眼前的事實是如此，我不能閉着眼睛造謠，說什麼中國是神明古冑，文  
化久遠，道德爲各國所不及等……等等的屁話。說這些話的人們，他們還  
未合攏他們茅廬似的嘴，手中早借到外債，或者早與外國人訂了某種合同  
了。而況古冑，文化，道德……像煞有介事的東西敵不過人家的槍砲呢？  
就是別人在這些上不及我們，我們又能怎麼樣？

然而中國人是不願這個的，得過且過，樂一天是一天，「管他呢」！

「管他呢」蝕了中國人的精神，而要亡掉中國人的國。

## 關於北京

3

我總覺得這裏是灰色的；這裏的人們也都奄奄待斃；沒有一絲絲兒的生氣。古老的都城早應該坍了吧？

我討厭街市的牌樓，死板板地立在那裏，頗有點令人難堪，豈徒妨礙交通而已也！

我尤其恨紫禁城內的所謂皇宮。每當在北海萬佛閣遠眺時，看見一片黃瓦，彷彿什麼死屍都在那裏跳舞一樣。聽說溥儀先生還要重入舊居，我真不懂得爲什麼他愛坐那鳥牢獄？

古的，老的充滿了一城，就是所謂新的也皆是被暮氣薰過了，於是

乎無往而不是灰色。

我們終日滾滾於灰色之中，雖不至變為灰色的雞蛋，然而與雞蛋之相去，幾希矣！古的，老的東西一日不毀壞這灰色潮流一日不會中斷的。而北京終於是許多外國的觀光者前來賞玩的一個地方。可憐一國的首都只能供給這點點子的好處。

似乎洗刷的時候已到了，然而牌樓皇宮依然如故呢，則未免令我失望。

6

看慣了南邊牲畜的我，乍見那龐然大物的驢駝，着實有點吃驚；這並非是因爲我的胆子小，實在牠的特殊的態度與一切衆牲畜的不同。

我好像記得孫鶴、吳祐、輔到北京來，住在北京飯店裏，憑窗見着這悠然自得的生物，而聯想及中國的精神文明。冒然說起來，驢駝與中國的精

神文明有何關係？豈不是糟塌中國麼？

然而細細地咀嚼——無論什麼都經不住咀嚼——一下，則又頗以倭人之說爲是驕駝是具有極強的忍耐力的，從容不迫，永遠一步步的走；身軀雖是龐然，並不勇猛，與中國人的性質等等絲毫無二。而且兩眼望着天上，然而却無處不是受人的牽制。我誠不知道在什麼境況，牠才急迫？這正如中國人當這樣擁擠不靜，災害跟着屁股追的時候，猶能姿意享樂是一樣。雖說這是精神文明的極峯，但我總不佩服。

8

在北京走夜路，實在是令人不痛快的一件事：大街上是兩行昏昏的電燈，小巷中則甚至於連煤油燈都沒有一盞。

照理說，北京不是稱爲全國的「首善之區」麼？而且建都快近千年了，應該總比別處強一點才對。然而事實並不然；事實原不能與理想相合

呵！但這種例子只適用於中國。

在黑暗街市中躑躅的我，看見那彷彿鬼火似的燈火，心中常常覺着十分積懣。我的前途並不需要這一點點子的鬼火；我甯可暗中去摸索。

沒有人用大砲將北京城轟毀，這確實是件不可了解的事之一。

俄國詩人說北京是沙漠，我以為北京是地獄，無論誰到這裏來，沒有不變樣的；不僅是寂寞而已也，還會蝕盡人類的靈性哩！

然而許多青年仍在以北京為他們理想中的境界，將來總不免失望的，猶如我現在感到的一樣。這裏簡直不會有光明出現的，縱然白天裏有陽光射來，但愁慘的烏雲仍舊瀰漫於天空中。

19

雙十節，北京是照例有慶祝那末一回事的。

一面破舊的五色旗是照例滿掛於街市。其他如各機關，各學校照例是

放假一日；倘若那天是禮拜日，還得照例補假一天。

而且在市街上浮動的人們的臉上也是照例現出些怡悅之氣來。（這並不是因為國慶日，因為這節不似那端午或中秋或年底下，不愁有討債者逼他們的緣故）

至於這雙十節的意義，也是照例忘記了，總而言之，一切永遠是照例地過去。

然而這雙十節倒給了我一個教訓，就是我現在敢確切斷定地說：我們是一個「照例」的民族。

「照例」的民族還能做出什麼維新的事業，還能開闢什麼新天地麼？在狂風中亂舞的五色旗真能代表中華民國麼？無論什麼都如牠一樣的破舊，尤其是北京。

我不得不要怨我自己的神經過敏，雙十節早已照例去了，我何不照例



置之腦後呢？你看，所有的五色旗不又是照例收藏起來了麼？吁！

## 其他

1

據各報所載滿洲里通信云：「此間中國當局爲取締赤化起見，凡帶赤色之物均在禁止之列，如紅色腿帶紅色短襪，紅色圍巾等物均不准穿著。」不知這是否確實？

「赤化」已成了中國人的口頭語了，牠的意義怎麼樣，似乎大家皆莫明其妙。本來不求甚解的中國人，實在沒得工夫去仔細考查，自己起闕還來不及呢！

不過我總疑心這是某國人的宣傳作用，然而看到「凡帶赤色之物均在禁止之列」的「凡」字，又覺得非中國當局不會有這種口氣。尤其「帶」

字下得特別有力。懿歎休哉！

但是這末一來，有危險性的物件也不免太多了。如魯迅的「吶喊」是用紅色書皮裝的，那當然是「赤化」的書了；如電影說明書是用紅色鉛字印的，那當然也是「赤化」的廣告了，又如直魯聯軍的臂上纏着紅布，那是什麼的軍呢？我倒要問。

紅腿帶，紅短襪，禁止還沒有什麼，因為牠們也確實不見得怎樣美觀；可是紅圍巾也在禁止之列，却萬萬使不得的。試問：在冬天，姊姊妹妹們缺少一條紅圍巾是多末寒村呵！我真要為她們呼冤了。這雖不與我已狗屁相干，然而我偏有這種勇氣。

2

老實的承認我不懂什麼古調；我原是現代的人，只懂現代的「調」。從小，我就覺得讀那什麼神聖的經書……等類的聖賢之書，遠不如看那

登大雅之堂，「引車賣漿者流」的白話小說有趣味。

一般大人先生自然是以爲越古越好了；清不如明，明不如宋，以至於盤古不如混沌時代。他們的根據究在那一點，我曾經加以探索，可是到如今，還沒有一個答案。

如果時代真能返到蓬初，大家都要「茹毛飲血」，他們能堪麼？他們情願捨去高樓，汽車，美人麼？誰能信？其實，他們自己就明知不行，只是無聊的嘆一口氣，誑騙少年們罷了。

現在居然也有少年們上了他們的圈套，也學他們搖頭大發其「道德淪亡」「江河日下」的牢騷話了。少年既是如此，到了老年更可知了。不過，我敢說一句話：他們無論怎樣主張返古，總返不到混沌時代以前。

「古調少年彈，」乃是精神文明古國中之奇有的現像。我想：最好請少年們先過過巢穴的「茹毛飲血」的生活再彈也不遲；如果他們真能做

到，我使五體投地佩服他們。否則，還是望他們老老實實的做現代的人罷。

3

風雅之掃地，着實爲時很久。風雅並非我的對頭冤家，所以我不是故意張大其辭，可憐那與風雅相關聯的文士，也有點背時的傾向了。

我雖不願攻擊背了時的風雅的文士，然而我却是向來就反對他們的，其原因是，除了我是個「引車賣漿者流」以外，還有對於他們的行爲之憎惡。

但是，我確曾念過幾本書的，頗有似乎文士的嫌疑，雖然夠不上提倡風雅。因此，「引車賣漿者流」或者不會承認我是十足道地的真貨吧？幸而他們還沒有文士們的下賤，愛排斥異類，所以我也就安然冒充了。

文士的風雅與風雅的文士已經爲大記者們小記者們：嚼得「體無完

膚」，我犯不上再「下井投石」，也要假裝做仁義的面孔啊！自然這都是假的，否則，我應該將他們救起；奇迹多矣，何必缺這一類呢！這當然是我的杞憂了！

杞憂必無實現的可能；假設有實現的一天，那末，文士與風雅將變成什樣子呢？我不好說了，不願說了，不忍說了！去罷！寶貝們！

一九二六，三，一—十，十一。

這裏的雜感，是應該毀棄的，但我却保存下來。爲的紀念那天亡在以爲政法不上軌道皆由於禮教不興之過的張鬍帥的治下的心聲晚報。

已經是一九二六年的事了，我編北京心聲晚報的附刊，照那裏的報例，附刊的頭篇文字向爲雜感，爲飯碗起見，不能不提起筆來寫點類似雜感的東西。也不知是我寫得蠢拙，或是正人君子以及大人先生之流——那裏是多的這一種生物——特別靈感敏捷，他們總以爲我是宣傳過激，與聖

道不合。不久，便因「閒話」問題，開罪某公，於是報社封門大吉，經理坐了半月監獄，損失罰金六十元，罪名是侮辱行政官長和擾亂治安。

雖然那以後，晚報還是照常出版，但我却不寫那些了。然而牠終於死在我的手裏，功勞却是警察總監的。因為自己為牠曾經費過不少的心力，所以想對於牠的天亡有點紀念，此時既然作不出文字，只好抄幾篇舊的罷！

一九二六，四，廿。

一九二八年九月初版  
一九二九年一月再版

版極所有

2001—3000

苦  
酒  
集

實  
價  
六  
角

著  
者  
  
芳  
草

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局

發  
行  
處  
  
北  
新  
書  
局

上海四馬路中  
北平橫街



